

加华文苑.第 68 期 2026 年 11 月 1 日

《加华文苑》编委会

主任：林楠
委员：微言 程宗慧 冯玉 艾伦 文质彬彬 刘明孚 半张
主编：艾伦
执行主编：文质彬彬
执行编委：半张 习军
责任编委：
王志光 jhwywp@gmail.com（文学评论）
梁 娜 nakapitany@yahoo.ca(散文类)
段莉洁 duanlj@yahoo.com（散文类）
杨 柳 willowyang0@icloud.com（小说）
孙 玲 lingsun9668@gmail.com（剧本）
飞 刀 微信 wxid_v6ef15aqexci22（传统诗词）
唐艳艳 yanzhoutang729@gmail.com（新诗）
千 雅 007001syy@gmail.com（新诗）
竹 笛 jdwong80@gmail.com（诗文翻译）
韩长福 1256767968@qq.com（诗文诵读）
古 中 koshogao@gmail.com（书法）
刘 德 grand_east@hotmail.com（绘画）
谢孝宠 jsztcpv@126.com（大词派会员各类作品）
邵 丽 13336023224@163.com（大词派会员各类作品）

目录

文学评论 /3

散文 /15

戏剧 /33

小说 /43

诗词联赋 /49

新诗 /71

译丛 /81

书法 /90

绘画 /96

【文学评论】

世界在凝视中展现
—试论红韵的现象抒情诗美学
（代《让万物的光丝系住》序）

王志光/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编者按】AI时代，新诗写作者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恰似新荷尖尖角，处处可见。然而，真正能引来蜻蜓驻足、令人眼前一亮的作品，却并不多见。何以如此？原因固然很多，但一个重要症结在于，不少诗作流于一般叙事：或一味追求奇伟，陷入宏大叙事；或拘泥于以情入景，落入先入为主的窠臼；或故弄玄虚，晦涩难明。

红韵的诗作则别具一格。她以鲜明的个人风格和独特的审美视角，开拓出颇具辨识度的“现象抒情诗”路径，犹如诗坛一枝独秀的奇葩。本文试从七个方面，探析其“现象抒情诗学”的艺术特征与美学意蕴，以期引起诗歌爱好者的关注与思考。

——王志光

真正具有生命力的诗歌，并非只是语言对世界的描摹，而是在语言中重新发现人与世界的关系。

在当代汉语新诗的探索中，红韵逐渐形成了自己鲜明的诗歌辨识度。她不急于解释世界，也不急于袒露自我，而是让事物、时间、光影、记忆和情感在诗中慢慢显现。她所写的，往往不是“我看到了什么”，而是“世界如何在这一刻呈现出来”。

如果说一种较为常见的抒情方式是由心及物，那么红韵的诗歌常常呈现出由物入心的路径：情感并非先验地存在于诗中，再寻找物象加以表达，而是在物象的变化与关联中逐渐生成。我愿将这种创作方式概括为“现象抒情诗学”；而由此形成的整体艺术品格，则可概括为她独特的“现象抒情诗美学”。

所谓“现象抒情诗学”，关注的是诗歌如何发生：不是把世界当作等待描摹的对象，而是关注事物如何在感知与语言中逐渐显现。所谓“现象抒情诗美学”，则关注这种写作方式所形成的审美品格：尊重事物自身的存在，以细微承载深意，以

感知抵达思想，以克制留下余韵。前者强调诗的生成方式，后者概括这种生成所呈现的艺术之美。

诗集题作《让万物的光丝系住》，几乎是对这一美学的一次诗性命名。光丝极细，几乎看不见；它不是绳索，也不强行捆缚，却能把散落的瞬间、彼此陌生的事物轻轻牵住。万物并非先被解释才彼此相关，而是原本就以这种近乎透明的牵系共存。诗歌的工作，不是给世界另外织一张意义之网，而是让这些本已存在的关系在语言中显现。

一、物象成为情感发生的现场

红韵的抒情首先从物象开始。她很少直接宣告情感，而善于把情感藏入日常世界的细微变化中。一缕光、一阵风、一片蒜衣、一只鸟、一个黄昏，都可能成为情感发生的媒介。物象不再只是修辞性的装饰，而成为情感自身显现的现场。

她的叙述常常呈现出一种“主体退后”的倾向。诗人有意降低自我声音，以近乎旁观者的姿态观察事物，不急于表态，也不急于抒情。这种克制，使情感在场景、动作和细节中自然流露。

《重量》中写道：“她的体重，落进 / 狗的呼吸里；狗的重量，/ 落进她的脚背。”身体的“重量”由物理属性悄然转化为生命彼此依凭的精神重量，情感没有被直接说出，而是在两个生命的相互承接中显现。

《祝福》中，“岸边的枝条 / 松开攥了很久的拳头。”一个简单的动作，使等待、压抑与舒展获得了可感的形态。诗人不说“祝福”是什么，而让世界自身慢慢抵达祝福。

由此，物象在红韵诗中并不是情感的附属物，而是情感发生的起点。诗歌先让我们看见一个动作、一种形态或一处变化，情感才在观看之中逐渐生成。

二、时间使情感获得流动的层次

如果说物象提供了情感发生的现场，那么时间则使这一现场获得纵深。红韵笔下的时间不是简单的背景，而是诗歌内部的一种力量。过去与现在、记忆与现实、瞬间与延续常常彼此叠印。尤其是时间状态与观看视角的转换，使她的诗避免了静态的回望，让已经发生的事情重新进入正在发生的状态。

《青春》中，“那些流泪的日子 / 正把风 / 把光 / 把生长着的春天 / 一次次 / 推向我。”一个“正”字，使过去进入现在进行时；已经远去的青春并未停留在过去，而是在岁月之后重新抵达今天。时间由此不再只是单向流逝，而成为向当下回流的力量。

《轻零度》中，“你从旧邮箱取出信，我把车票折成纸船。 / 在同一个站台，我们错过了同一场雨。”信、车票、站台与雨，使过去的经验重新获得形体；时间不再是一条直线，而是在记忆中形成层层沉积。

因此，红韵的时间意识并非简单地追忆过去，而是在过去与现在的交叠中重新发现意义。物象由此不再只是当下的所见，也成为时间沉积的载体；情感也不再停留于瞬间，而在时间的回流与叠印中获得流动的层次。

三、让事物先于命名显现

当物象承载情感、时间赋予它纵深之后，观看便成为诗歌进一步展开的方式。在红韵的诗中，光不是单纯的视觉元素，观看也不是对事物的简单复制。她常常改变人与世界之间的距离、角度和媒介，使熟悉的世界重新获得陌生感与生成性。

《清晨（二）》中，“它们比自己的名字 / 更早抵达我的眼帘。”这里，感知先于命名，事物先于概念显现。诗人不是先用语言规定世界，而是在世界显现之后，让语言追随它。

《面纱湖》则写道：“美常要隔着什么—— / 面纱，冰层，岁月，故乡。”湖水披着冰，冰又披着天空；遮蔽反而构成了观看的深度。美并非总在无遮无拦的直接观看中出现，有时恰恰因为隔着一层距离，事物才获得更深的层次。

这种观看方式，使红韵诗中的陌生感不只是修辞上的变化，更成为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让事物保持其自身的神秘与开放，而不急于把它解释完毕。进入这本诗集的一种路径，或许正是接受这种未完成：先看见，再命名；先被牵住，再理解其中的原因。

由此，观看不再只是对物象的接受，而成为意义生成的环节。事物先于概念出现，情感也因此不被预先规定；诗歌则在显现与命名之间保留出一段必要的距离。

四、从微小事物进入生命哲思

当观看保留了事物的开放性，思想便不必从外部强加于物，而可以从物自身的生命状态中生长出来。红韵善于从极小处进入辽阔之境。她并不刻意从小事物中拔高哲理，而是让思想从事物自身的生长、变化与归返中自然浮现。

《蒜衣》中，“仿佛春天走错了路口， / 用那枚月白的核 / 再次将泥土的耳廓叩响。”一粒蒜的萌发被写成春天与大地重新相认的动作，生命的哲思并非外加于物，而是从物自身的生长中自然生出。

《归向》中，一片落地的花瓣“松开最后一点卷曲的力气， / 把自己， / 重新交还给泥土。”凋落因而不只是终结，而成为生命回到循环之中的一种姿态。

因此，她的诗不是把预设的哲理附着于事物，而是让事物自身成为思想发生的入口。那些微小的存在，在她笔下携带着生命的回响，也携带着人与世界之间隐秘的联系。

从物象到观看，再从观看到思想，红韵的诗并没有跳跃式地抵达哲理，而是让哲思沿着感知的路径自然生长。思想因此仍然保留着物的温度、形态与呼吸。

五、让记忆重新获得形体

如果说生命哲思使微小事物通向更深的存在意识，那么记忆则使这种存在意识进入历史与文化的纵深。红韵笔下的记忆并非只是脑海中的回望。它可以附着于一座桥、一条河流、一种颜色，甚至一个具体的年份，使逝去的时间重新获得形体，并进入今天的精神现场。

《又是七月七日》中，“一九三七年 / 仍在眼皮背面剥落 / 如一层陈漆。”历史由抽象的年份变成身体能够感知的存在。“年年七月，/ 把空气熬成低烧”，更使历史创伤从过去进入今天。

《水脉》则把个人记忆扩展为民族与文化的共同记忆。“它轻，/ 轻得沉不下去；/ 又重，/ 重得整条江 / 年年为它弯腰。”一枚“两千年未曾化开的月”，以极轻的形态承载漫长的历史重量，文化记忆由此获得了可感的重量。

两首诗分别从历史创伤与文化记忆进入当下，使记忆不再只是对往事的复制，而成为今天仍在发生的精神经验。过去并没有真正消失，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存在。

在这里，物象已经不只是个人感受的触发点，时间也不只是个体生命的回声；它们开始承载共同的历史经验。记忆使私人感知获得了公共的维度，也使诗歌从个人生命的内部走向更广阔的文化空间。

六、从个人经验抵达共同的精神经验

当物象经过时间的沉积、观看的敞开、思想的生长和记忆的转化，个人经验便有可能超越私人范围，抵达人与人共同拥有的精神经验。红韵写等待、缘分、友谊、爱情、伤逝，也写自然、历史与生命，但她的落点往往并不止于个人。她更关心的是，一个人的感受如何通过诗歌获得普遍意义；人与人的相遇，又如何成为彼此确认存在的方式。

《缘分》中，“谁也说不清 / 是谁先认出了谁的形状。”缘分因此不再是一个预设的答案，而成为两个生命在偶然中彼此显现、彼此确认的过程。

《晃了一晃》进一步追问“我” 与 “你”的关系：“若我眼中的你不是你，/ 我怎会真的是我自己？”诗由看见他者进入确认自我，最终“两副胸膛里 / 似乎有什么 / 认出了彼此。”他者不再只是被观看的对象，而成为自我得以确认的一部分。

这种由近及远、由个体而抵达共同经验的能力，使红韵的诗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审美辩证：举轻若重，也举重若轻。她能够从一片蒜衣、一束光、一只鸟、一轮落日这样的轻微之物中，写出生命、时间与存在的深层重量；面对历史、伤逝与生命这样的重大命题，又不以沉重的语言强行言说，而让它们通过轻盈的物象、克制的叙述和含蓄的情感自然显现。

因此，她的“轻”并非轻飘，“重” 也并非沉滞；微小之物能够通向辽阔的精神世界，重大命题也能够在日常经验中获得亲近的质感。这种转换使个人经验不再封闭于私人情感，而是在物象、时间和记忆的转化中逐渐打开，最终抵达更广泛的人类经验。

七、以冷静守护温度：红韵现象抒情诗的美学特征

从物象到时间，从观看到哲思，从记忆到共同经验，红韵的诗歌由感知走向意义，由个人走向共同，也由此形成了自己的审美品格。

如果说“现象抒情诗学”指向的是一种创作方式，那么“现象抒情诗美学”所指向的，便是这种方式最终形成的审美品格。

红韵有意让主体退后，以物象代替说理，以感知代替判断。她不急于为世界赋予意义，而是让意义从光影、时间、记忆和日常事物中自然发生。正因为不把情感直接说尽，诗歌才获得回旋的空间；正因为不把思想强加于物象，世界才保留了自身的丰富性。

《最后一瓣》中，一片将落未落的花瓣，“替那个盛放的季节，/ 轻轻举着 / 最后一点不肯下沉的——/ 倾斜。”轻微的花瓣承担了一个季节的重量，却没有任何沉重的宣告。

而《水脉》中那枚“轻得沉不下去、重得整条江年年为它弯腰”的月，则将这种张力推向更大的历史与文化空间。轻与重在诗歌中相互转换，彼此成全。

这也使红韵的诗形成了一种难得的张力：语言轻，却不轻浅；情感静，却不冷淡；思想深，却不滞重。她不以宏大的语言制造宏大，也不以哲理压住诗意，而是让诗意从感知中展开，让哲思从细部中长出。

世界在她笔下既是被观看的对象，也是不断生成的生命现场。诗人退后一步，世界反而向我们走近。

世界并非在诗人说出它的时候才存在。

它原本就在那里——一束光正在移动，一片叶子正在飘落，一只鸟正在腾起，一段记忆正在复苏，一颗心正在与另一个生命彼此辨认。

诗人的意义，不过是凝视。

而当凝视足够深，世界便会在语言中自行显现；当显现足够真实，个人的情感也就可能超越私人经验，成为人与世界共同拥有的精神回响。

这，正是红韵诗歌给予我们的独特启示，也是她正在形成的“现象抒情诗美学”最动人的地方。

辽阔的空白——安妮·卡森的荒原气象

杨苗燕/多伦多



一直有关注加拿大女作家。也读过安妮·卡森（Anne Carson）的诗。但她获奖，我是没想到的。诺贝尔文学奖未必总能选出最好的作家，但获得提名的作家往往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之处。

安妮•卡森的独特，不仅在于她对孤独、欲望与疼痛的冷静凝视，更在于她以古典学者的深厚积淀，打通古希腊与现代生活、诗歌与散文、学术思辨与个人经验之间的界限。古老的残篇在她笔下获得新的生命，现代人的精神困境也因此有了不同于传统叙事的表达方式。她拓展了当代文学的可能性，让我们重新思考：诗可以写成什么，文学又可以有多少种样子。

卡森的诗可以有许多种读法。她笔下的荒原气象，是我最先感受到的。

她笔下的荒原不一定是加拿大的荒原，是那种空旷、寒冷与静默，让我想起这片土地给予人的感受：自然辽阔，人却不必时时把自己的悲伤置于世界的中心。有些疼痛无法消除，有些失去无从弥补，但人仍然可以站在风里。

我把它称作一种加拿大式的荒原气象。它不是风景，而是距离；不是冷漠，而是在辽阔面前，学会与无法言说之物共处。有时候，一个作家的故乡并不出现在她的作品里，却会以另一种方式留下来：成为语言的温度，成为句子之间的距离，成为一个人面对世界时不自觉的姿势。

安妮·卡森生于多伦多，是加拿大人。所以读她的时候，我总忍不住把她笔下的北方，读成加拿大的北方。这是我个人的读法，她并没有写过这样的地名。但那种空旷、寒冷、寂静，仿佛天地之间始终留着一大片空白，我在她的句子里一再遇见。

我把它叫作荒原气象。



加拿大作家安妮卡森 Anne Carson, 照片来自网络

卡森很少把情感铺陈到它应该抵达的地方。她常常在最动人的地方停下来，让一句话突然断裂，让一个故事留下缺口。初读时，这种冷有点令人不适。再读才发现，那不是冷漠：她不替我们把情感说完，没有说出的部分反而一点一点显现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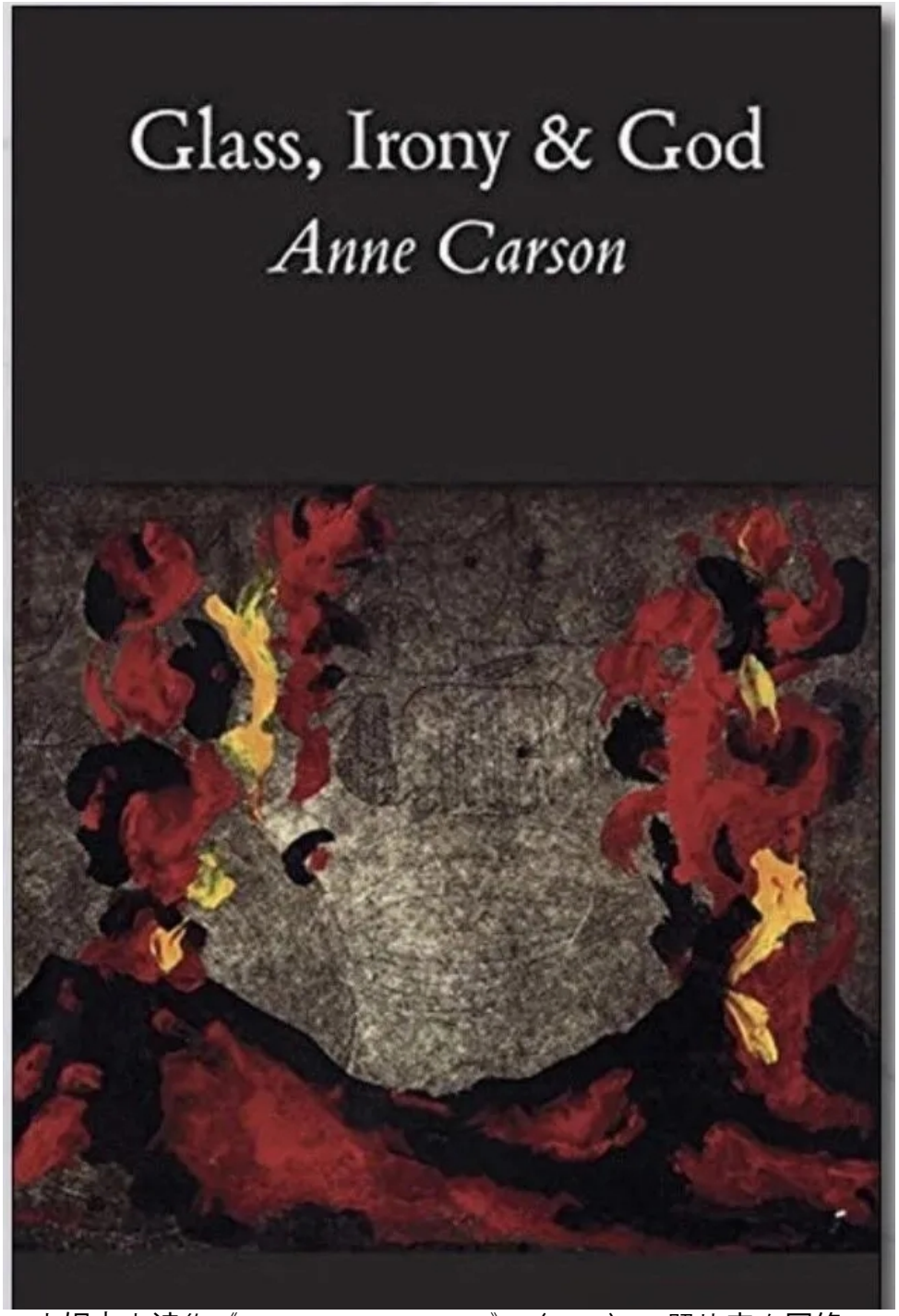
1、一个人碎裂之后，她去了北方

《玻璃随笔》（The Glass Essay）里，叙述者在一段爱情结束之后，乘火车去北方探望母亲。母亲独自住在北方的荒原上。

没有哭诉，没有拥抱，没有人通常期待的那种温热的安慰。只有北方、荒原、孤独。

需要老实交代的是：这片荒原（moor）是英国的地貌，诗里还不断召唤艾米莉·勃朗特，她的约克郡荒原是这首诗真正的原型。叙述者带着勃朗特的诗集上路，写勃朗特，也在写自己，甚至说自己孤独的生活像荒原一样环绕着她。我读到的加拿大，一半来自文本里那片空旷，一半来自我知道作者是谁。两处荒原在我心里重叠了。它们并不相同，却在孤独这一点上彼此照亮。

重要的是，在这首诗里，荒原已经不只是地理。它进入一个失恋者的身体，成为一种散不去的精神天气。荒原参与了她的疼痛，也给疼痛腾出了空间。



安妮卡森诗集《Glass,Irony and God》（1995），照片来自网络

2、风吹过来，剥去多余的部分

《玻璃随笔》里有一组反复出现的幻象，叙述者称之为"裸体"（Nudes）。最初的那个站在山丘上，迎着北风，风那样猛，血肉一点点被吹走，只剩暴露的神经和血管。这是个近乎残酷的画面。

到最后，同样的场景再次出现：一个人在风中站立，血肉依旧被剥去，只剩骨骼。但这一次，诗里说没有疼痛，说风是在清洗骨头。

同一阵风，前后却有了不同的意味。第一次，风是伤害；最后，风成了清洁。那个身体依旧承受着风暴，却不再只是一个女人受伤的身体。它从“我”的身体中走出来，成为“我们所有人的身体”。这不是宣布痊愈，而是让个人的疼痛抵达了更辽阔的地方。

这是整首诗最关键的转折，没有一句劝慰，也没有宣布痊愈，只是让风把东西吹走。

但风吹走的，并不是爱过的证据，也不是疼痛曾经发生的事实。一个人可以逐渐不再抵抗痛苦，却不必否认自己曾经深深地爱过；可以不再依靠感伤来证明自己的受伤，却不意味着伤口从未存在。风清洗骨骼，并不是让一切归零，而是让一个人从疼痛的纠缠中，重新看见自己。

我这才明白卡森的“冷”是什么。它不是拒绝情感，而是拒绝用情感掩盖事实。风吹走幻觉，吹走自怜，吹走感伤的修辞，最后留下骨骼：坚硬的、必要的。荒原在这里不意味着荒凉，而是一种清醒。

3、北方是一种距离

但我读到的“加拿大”，并不是风景明信片里的雪山、湖泊和森林，而是一种人与世界相处的距离。这个读法并非全无凭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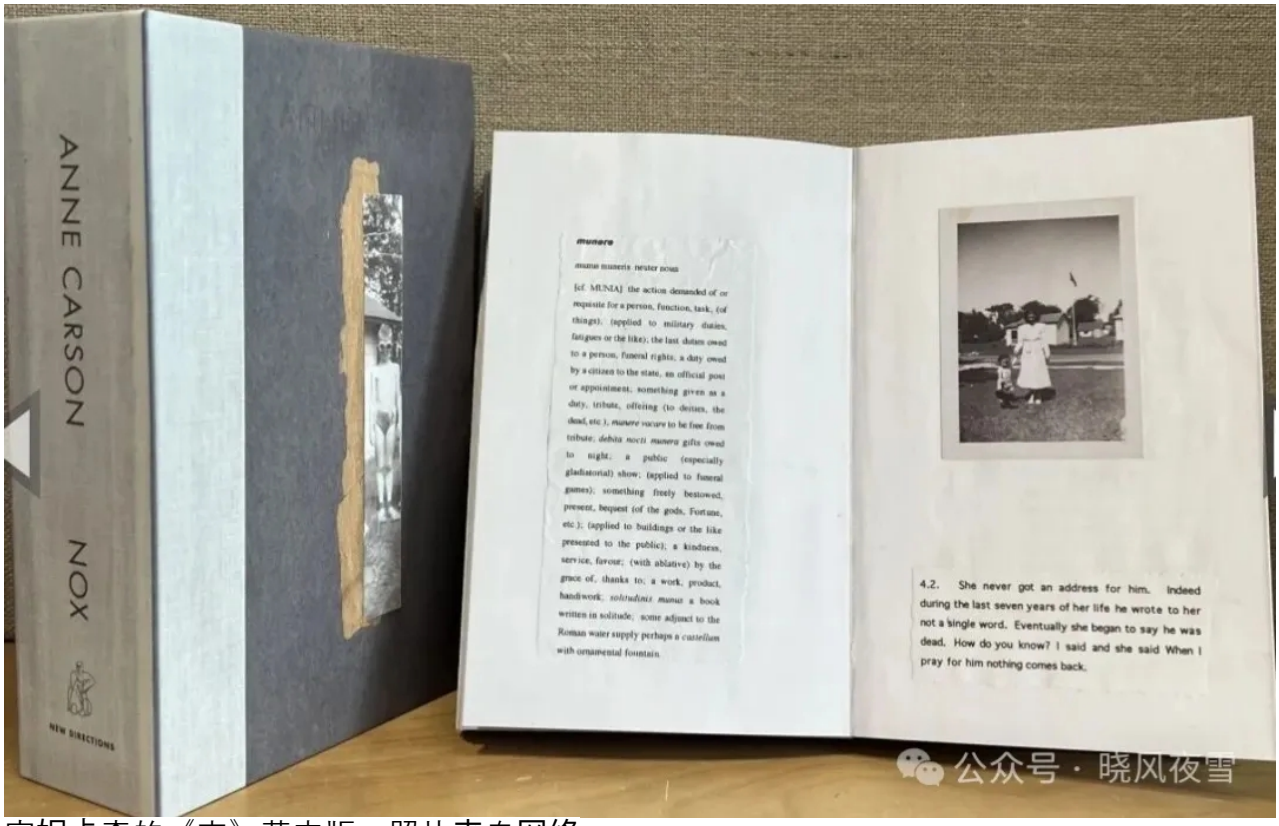
这种距离，首先体现在形式上。卡森的距离首先是写出来的。《夜》（Nox）是为去世的哥哥写的挽歌。卡森没有把它写成一篇连贯的叙述，而是做成一卷折叠的长卷：旧照片、信件的碎片、私人记忆，与她对卡图卢斯第 101 首诗的逐词翻译彼此交错。她为每个拉丁词建立词典式的条目，将词义一层层摊开，却始终没有把它们收束为一个流畅、圆满的译本。她试图翻译一首悼念亡兄的古诗，也试图借助语言重新接近那个已经失去的哥哥。悲伤没有被整理成故事，而是被词典、照片和空白围了起来。这和《玻璃随笔》里的风是同一个手势：不靠抒情靠近，靠留出距离。

这种距离，也能在加拿大文学传统中找到回声。弗莱（Northrop Frye）曾用“哨所心态”（garrison mentality）形容早期加拿大人的处境：一小群人守着孤立的据点，四周是辽阔而不回应人的荒野。阿特伍德在《生存》（Survival）中也表达过，加拿大文学里的自然常常冷漠，甚至带有敌意，而“如何活下来”是这一文学反复咀嚼的主题。卡森当然不属于那个拓荒叙事，但从中仍可以辨认出一种更深的处境：世界并不以人为中心，也不承诺回应人的痛苦。这大概就是我所说的北方。

在那样的辽阔面前，自然不会因为谁的悲伤而改变季节；一段爱情结束了，春天照样到来，冰层照样融化。痛苦并不因此被写成渺小：它依然真实，失去依然无法挽回，只是在辽阔面前显出了真正的尺度。

到了卡森这里，这种距离不再只存在于人与荒野之间，而是被推进了人的内部：不是怎样战胜痛苦，而是痛苦既已发生，我还能以什么样的形状留下来。北方于是也不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成为一种面对世界的方式——不急于索取回应，也不急于为无法挽回的经验寻找一个圆满的解释。

也得承认反例：勃朗特的约克郡荒原同样不回应人，所以我不敢说这是加拿大独有的。我只能说，作为站在这片土地上的读者，我似乎听见了这一种来自北方的声音。



安妮卡森的《夜》英文版, 照片来自网络

4、美的力量

《丈夫之美》（The Beauty of the Husband）的副标题是“29 个探戈里的一篇虚构散文”，写一段婚姻在爱情、美与背叛之间的坍塌。

卡森没有把丈夫写成简单的负心人。她先承认他的美，并且写出美的力量：美使人信服，美使性爱成为可能。然后她让这份美、欲望、欺骗和记忆纠缠在一起，不急着把美判为虚假。一个女人在爱情破裂之后，仍然无法否认自己曾经爱过。

这里的语言同样冷静。她让最炽烈的情感停留在克制的句子里，不替它们作出最后的裁决。她面对的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如果爱过的是真的，后来发生的一切又该如何理解？她不回答，只留下足够大的地方，让爱、恨、羞耻与失去同时在场。



安妮卡森《红的自传/丈夫之美》译林版，照片来自网络。

5、残片与空白

卡森身上还有一种张力。她是古典学专家，翻译过萨福那些大量以残片传世的诗，熟悉那些被时间打碎的古老文本，但她却并不想把古典世界恢复成完整庄严的文明。她懂得残片的力量：一块残碑，一句失去上下文的诗，一段无法复原的爱情，都值得凝视。

于是我常想，古希腊留给她的是残片，北方留给她的是空白。一个是时间造成的缺失，一个是空间造成的辽阔，她恰好站在两者之间。残片无法复原，空白也不急于填满；卡森却让两种缺失进入同一种文学形式，让古老文本的断裂与现代人无法言说的经验彼此映照。

在她那里，时间不按年代排列。三千年前的疼痛可以突然进入今天，今天的孤独也能在古老的诗里找到回声。她把萨福、勃朗特和一个现代女人的失恋放在同一张桌子上，因为生命本来就不是井然有序的。

6、站在风里

荒原给卡森的也许不是答案，而是一种面对无解之物的能力。

她写爱情，却不让它成为完整的故事；写痛苦，却不替痛苦寻找出口。她让语言经受寒冷，让经不起寒冷的东西自行脱落，留下来的，是一个人终于能够站立其中的姿势。

那姿势，我愿意相信，来自她出生的那个北方。

注：文中讨论的《玻璃随笔》（The Glass Essay）收于安妮·卡森诗集 Glass, Irony and God（1995）；中译见倪志娟译《安妮·卡森选集》（2022）。《丈夫之美》收录于黄茜翻译、译林出版社 2021 年出版的《安妮·卡森诗选：红的自传·丈夫之美》。《夜》（Nox）中文版由李骄阳翻译，文汇出版社 2026 年出版。

【散文】

榆钱

颂歌/温哥华（加华笔会新会员巡礼）



【作者简介】颂歌，本名金保平，河南郑州人，1963 年 3 月生，现在居住在列治文。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的心渐渐柔软了起来。年轻时匆匆走过的许多风景，无暇留意的许多事物，到了人生的某个阶段，都会在一个似曾相识的瞬间或一次不经意的遇见中，使原本平静的心泛起阵阵涟漪。

早春的温哥华，冬日寒意刚刚褪去，街边的树木便开始长出新绿。我带着孙女到列治文图书馆学习，回来经过广场，一棵老榆树陡然闯入了我的视线。

让我惊喜的是，树上竟挂满了榆钱！那一串串、一簇簇翠绿的小圆片，像一枚枚钱币，密密匝匝缀满枝头。春风轻轻吹过，枝条微微摇曳，仿佛一位慈祥的老人，慷慨地向人们捧出他攒存了一冬的礼物。

我快步向一枝低垂的枝条走去，还未靠近，一股独特而熟悉的清香便扑面而来。伸手轻轻抚摸，那些毛茸茸的叶片带着初春的微凉，柔软而鲜嫩。我轻轻摘下一撮，本能地放入口中慢慢咀嚼，啊！还是那个味道——黏黏糯糯，带着淡淡的甜香。我口中嚼着，眼睛却情不自禁地有些湿润了。多么熟悉的味道啊！这一份久违的感觉，一下子把我带回了遥远的童年……

老家大门前那片榆树林里，有一棵比较高大的老榆树，每到春天来临，它总是早早地浑身挂满榆钱。麻利的三姐稳稳地攀上树干，一手抓住粗大的枝丫，一手挥动绑着铁钩的长杆。随着她熟练的上下钩拉，一枝枝一串串榆钱便簌簌落下，很快就铺满了早已打扫干净的地面。母亲一边仰头再三叮嘱三姐小心，一边和几位邻居的大娘大婶儿围拢过来，将鲜嫩的榆钱一把把捋进竹篮、竹筐里。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丰收般的喜悦。不一会儿，每个筐篮都装得满满当当，鼓起尖尖的顶，宛如一个个翠绿的小山包。

回到家，母亲把榆钱淘洗干净，拌上玉米面，放进院子里的大蒸锅。于是灶膛里的柴火开始噼啪作响，白色的炊烟缓缓升起，很快，榆钱特有的清香便随着锅边喷出的热气迅速地飘散开来，弥漫了整个院子。

蒸熟后的榆钱黄中透绿，经过母亲简单而细致的调拌，一碗碗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蒸榆钱便摆上了饭桌。母亲看着我们兄妹狼吞虎咽地吃着，自己便在一旁整理灶具，时不时还哼唱出愉快的歌谣。那时候的我们啊，哪里懂得什么叫美食？只知道，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上一碗热腾腾、香甜软糯的榆钱，就是春天赐予我们的最大幸福。

正沉浸在往事中，一位大鼻子、穿着格子衬衫的老人走到了我的身边。

“Can it be eaten?”他忽然问道。

我愣了一下。虽听不懂英语，但从他的手势表情和“eaten”这个熟悉的单词，很快明白了他的意思。

他是在问：“这个能吃吗？”

我笑着回答：“Yes! Yes!”

老人顿时来了兴致，也学着我的样子，从树枝上摘下一撮榆钱放入口中。他闭着嘴谨慎地品尝一会儿，脸上的表情慢慢舒展开来，然后竖起大拇指：“Nice! Nice!”

他开心地笑了，我也笑了。接着，他又兴致勃勃地比划着说了一大串英语。我却一脸茫然，只好摊开双手笑着说：“Sorry, I don’t speak English.”

老人也笑了笑，耸了耸肩，带着几分遗憾，一步一回头地向我挥手离去。

望着他的背影，我随即想到：对于许多加拿大人而言，榆树或许只是一种寻常的树木，可他们很难想象，在遥远的中国北方，在许多人的记忆深处，一枚小小的榆钱，曾经承载着我们这一代人怎样的情感啊。

对我们来讲，榆树从来不只是一棵树，它是大自然对人类无私的馈赠。在那些食不果腹的艰难日子里，人们收摘它的叶子、榆钱，甚至采下树皮作为充饥的食物，几度靠着它熬过了艰难的岁月。它就像清贫岁月里的患难之交，更像一直守候着我们的亲人。

时移世易，岁月更迭。如今，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富足，家乡的榆树却越来越少了，它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生活，隐没在了时间的长河中，可在我的内心深处，榆树从未远去，它永远伫立在故乡的村口，守候在老屋旁，镌刻在此生最难忘的记忆中。

几年前，我漂洋过海来到加拿大温哥华。这里有浩瀚的大海，广袤的森林，也有春天里争奇斗艳的各种花木。然而，我不曾想到，一棵挂满榆钱的老榆树，竟让我在万里之外与故乡不期而遇。眼前这一串串榆钱，仿佛越过千山万水，把我的心重新带回童年，带回了日日思念着的故乡……

“姥爷，你在发愣吗？该回家啦！”一直在旁边玩耍的小孙女跑到我身边提醒道。我的思绪被猛然拉回。于是我回头深情地望了望那棵挂满榆钱的老榆树，牵起小孙女的手，朝着停车场慢慢走去……

等

郭佳盾 / 温哥华（加华笔会新会员巡礼）



【作者简介】郭佳盾，网名木匠锅锅。70 后，辽东本溪人，后迁居大连，继而旅居海外，后移居温哥华。生平雅好临池治石，兼喜木作之艺。早岁问学书道，辗转受教诸贤，后得拜崔寒柏先生门下，执弟子礼。数十年来，虽萍踪远寄、世事纷扰，研习未尝少辍。顾自视仅略涉藩篱，未窥书印之堂奥。心慕前修，常怀淬砺之志，惟愿朝夕勤勉，徐窥其精微耳。

人这一生，好像总在等。等闲暇，等时机，等技艺精进，等一个“足够好”的自己。我半生痴爱雅事，醉心翰墨、痴迷篆刻，闲喜木工，半生辗转辽东山城、滨城大连，远居加拿大多伦多、西岸温哥华，山海辗转，岁月匆匆，唯独放不下手中的笔墨、刻刀与锛凿斧锯。

为这份热爱，我倾尽心意，搜罗好物。囤积了各种宣纸，收藏了上好的老墨锭，黝黑凝润，纹理细腻，是静心打磨的文房珍品；珍藏了一方方温润老料印石，质纯色净，肌理天成，静待刀笔雕琢；剁手购入顶级的朱砂印泥，细腻醇厚，历久弥香；更网罗了全套精良木工凿刀、各式木刨。件件皆是精心甄选、满心珍视，件件都舍不得轻易动用。

总在心里默默期许：等我笔法再纯熟一些，等我篆刻章法再通透一些，等我木作手艺再精进几分，等我状态再好一点，再启用这些珍藏的好物。

练字数十载，师从名家，朝夕临池，从未懈怠。从年少初学执笔，到中年得崔寒柏先生点拨开悟，笔墨功夫沉淀半生。篆刻日日研习，刀功岁岁打磨，木工亦是潜心摸索、静心修习。旁人看来，早已是经年深耕、自有功底，可我始终心怀敬畏，总觉自己技法尚有不足，境界仍需精进。

于是，宣纸在静静陈化，墨锭静静卧在锦盒，不染尘烟；印石安稳立于案头，未经雕琢；凿刀锯子静静收于柜中，久未启封。我日复一日精进技艺，年复一年等待那个“更好的自己”。一等，便是半生光阴。

倏忽回首，已过半百光景。半生奔波，半生辗转，半生修行，蓦然惊觉：年少青丝已成鬓边清霜，曾经的岁岁今朝，早已悄悄溜走。不禁自问：我到底在等什么？

我们这一生，总习惯性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未知的以后。以为未来更长，以为来日方长，以为总有大把时光，可以等完美、等圆满、等恰逢其时。可世间最无情的，从来不是技艺的缺憾，而是时光的不回头。

所谓的“等准备好了”，大抵都是心底的执念与怯懦。总怕笔力不逮，辜负好纸良墨；怕章法疏漏，辜负美石；怕手艺粗浅，辜负良器。我们苛求完美，却忘了热爱本无完美。文房好物、匠心良器，本就不是用来珍藏供奉、束之高阁的摆设。纸墨的使命，是入砚生烟，晕染纸间山河；印石的宿命，是刀走石面，镌刻方寸情怀；工具的初心，是雕琢木韵，打磨人间雅趣。

好物唯有启用，方能成就价值；热爱唯有践行，方能不负初心。

半生学书，我在碑帖笔墨中学会守正谦卑；半生治印，我在方寸石头间懂得取舍开合；半生木作，我在刀斧打磨中悟得踏实沉淀。可唯独在生活里，困于“等待”二字，蹉跎了岁岁光阴。

原来，从来没有所谓万事俱备的完美时刻，也没有全然无瑕的自己。书法，本就是在一笔一画的不完美中慢慢精进；篆刻，本就是在一刀一痕的雕琢中渐入佳境；木作，本就是在一刨一磨的打磨中成就匠心。最好的器物，从来都是伴着半生烟火、一路成长，在反复使用、日日深耕中，浸润主人的心性与风骨，与人共生、与岁同长。

珍藏，是热爱；启用，才是不负热爱。

往后余生，不再等了。今日起，开锦盒、研老墨，让经年珍藏的墨香，浸润半生笔墨初心；执刻刀、治青石，让方寸石材承载半生感悟、岁月山河；启良器、作木作，让精工好物陪伴日常闲居、烟火清欢。

不必等技艺无瑕，不必等心境圆满。热爱当下，便是最好的时辰。人生最珍贵的从不是来日方长，而是当下正好。笔墨趁年华，刀斧趁初心，不负好物，不负热爱，更不负这匆匆不复回的半生时光。

从此，告别等待，以好物伴余生，以匠心渡流年，日日皆精进，岁岁皆安然。

一只软包里的十六天

半张/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筹划一年多的十六天北极圈之行终于进入倒计时。

向导丁君在行前通报里立下一条硬规矩：为了容纳车上所有人的行李，后备箱的空间已经精确计算到每一寸；同时，为了保证漫长颠簸中的行车安全，每人只允许携带一只软质旅行包和一只随身小包，严禁携带任何硬壳拉杆箱。

出发前的那个夜晚，我把孩子上中学时学校野营用的旅行包找了出来，摊在客厅的地板上，第一次觉得，收拾行李竟也可以是一道算术题。

厚外套要带，防风衣要带，速干保暖内衣也要带。“别忘了防晒霜。”妻子在一旁叮嘱。十六天的换洗衣物塞进去以后，拉链已经走得有些吃力。备用鞋要不要带？洗漱用品还能不能再精简？那些平日在家里觉得“万一用得上”的琐碎物件，此刻一件件被推到了取舍的门槛上。

拿出来，再放回去；放回去，又拿出来。最后，拉链终于紧绷着合拢。那只软包被撑得微微变形，安静地躺在沙发边。

出发当天清晨，旅伴们陆续抵达集合点。果然，每个人手里都只有一只软包，有大有小，有蓝有灰，还有淡粉色。最引人注目的，是退休物理学教授 Z 博士的软包：深黑色皮质，柔软细腻，小巧得让人很难相信，它能装下十六天的行装。

整整十六天，我们从温哥华出发一路向北，纵向穿越卑诗省、育空地区与西北地区，从北纬 49° 15′ 直达北冰洋畔的北纬 69° 26′ ，车外气温从摄氏 20 多度直降到冰点以下。

车窗外的景物在飞速后退中不断换成新的模样。南方温润的山谷和果园渐渐隐去，落基山脉灰白的岩壁被甩在身后，北方的针叶林渐渐铺展开来。再往北，树木越来越矮小扭曲，苔原开始出现，天空也越来越辽阔。

车轮碾上邓普斯特公路，尖锐的页岩碎石不停敲击着车底盘，七百多公里的荒原在车窗外无尽延伸。穿过北纬六十六度三十三分那道看不见的北极圈界限，我们最终抵达北美大陆公路所能到达的最北端——图克托亚图克。极北的大洋就在眼前。

十六天、八千五百公里的往返奔波中，我们的身外之物始终被锁在那个不足几十升的软包里，未曾增加分毫；而迎面而来的世界，却一刻不停地做着加法。

在利亚德，成群的北美野牛从林莽中缓缓走出，以沉静的目光注视着我们这些过客。深夜，极光在头顶的黑暗中缓缓舒展，整片天空仿佛有了自己的呼吸。

在道森，万年冻土封存着史前猛犸象的遗存，也留存着淘金年代的旧物。一枚百年前淘金华工留下的“福寿”银带扣，让我的目光久久停留。一件旧物，几个汉字。隔着漫长风雪，一个远去的生命忽然有了踪迹。

在鹰原的一家小客店里，墙上泛黄的照片记录着一个世纪前皇家骑警在风雪中的身影。荒原依旧寂静，照片里的人已经远去。这座只有九个人守护的小客店，依然默默接待着南来北往的旅人。

再往北，便是北冰洋。

北美大陆尽头的海岸苍茫无蔽，铅灰色的大洋漫过布满杂色卵石的海滩，长风自海天相接处迎面吹来。我蹲下身子，掬起一捧冰冷的海水洗了把脸，一路奔波的泥尘和疲惫，随着水滴从脸颊无声滑落。

整个旅途中，那只软包始终静静地躺在后备箱深处。每天清晨拉开拉链，取出的不过是那两三件耐磨防寒的衣裳；每天傍晚歇脚，身旁依然是那些最简省的洗漱用品。冲锋衣裹在身上，保暖内衣轮换着穿，脚下也始终只有那一双舒适耐走的鞋。

十六天下来，那些出发前被自己反复斟酌、最终舍弃在家里的琐碎，竟全被忘在了脑后。有些东西，不带上路，原来也就真的用不上了。

手里的东西少了，心思反而空了出来。空出来的地方，恰好装进了野牛、极光、那枚“福寿”银带扣，以及北冰洋迎面而来的凛冽长风。

回程途中，我们沿着三十七号公路南下。在育空与卑诗省交界处的“Best Place on Earth”欢迎路牌下，我们偶遇了一对来自美国华盛顿州的年轻夫妇。他们新婚不久，正骑着两辆普通的越野自行车环游世界。明媚的午间阳光下，他们坐在路旁吃着简单的三明治，全部的行囊，不过是驮在两辆落满尘土的自行车上的几只帆布包。

看着那两辆简朴的单车，我不禁想起了出发前那只被自己反复塞满、几乎合不上拉链的软包，还有 Z 博士那个精致小巧的黑色皮包。原来，一个人可以带着这么少的东西，走向这么广阔的世界。

回程最后一晚，我们来到威廉斯湖。

小镇暮色中，一座四米多高的巨型轮椅雕塑与里克·汉森纪念碑静静矗立在街边。这位因车祸高位截瘫的加拿大人，曾坐着轮椅完成环球之旅，行程超过四万公里。纪念碑顶部是一座象征环球旅程的巨大钢铁地球仪，基座上铭刻着两句话：“永不放弃你的梦想”（Never give up on your dreams）和“一切皆有可能”（Anything is possible）。

回到家，我把行李卸在玄关。妻子低头端详着那只陪伴了我十六天的软包，包面上沾着邓普斯特公路的泥浆和页岩尘土，留下了几道深浅不一的擦痕。

我蹲下身，拉开拉链，里面依然是出发时的那几件衣裳，只是多了一块在北冰洋岸边捡回来的深灰色、交织着米黄与浅赭天然矿脉纹理的鹅卵石。

马兰头

君子兰/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荠菜马兰头，姊姊嫁在后门头。”

这是作家周作人在《故乡的野菜》里记下的江南俚语。一句简简单单的童谣，没有华丽辞藻，却藏着一代人的童年野趣：春风一吹，孩子们呼朋引伴，挎着小竹篮往田埂边跑，一边采野菜，一边嘴里咿咿呀呀地唱。字里行间，是浙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对一草一蔬的温存与眷恋。

我读这段文字的时候，心里不由得轻轻一动：何止浙东呢？我的故乡南京，同样是荠菜与马兰头生长的热土，同样有着野菜入馔、以春为鲜的老传统。

老南京人常说春天要吃“七头一脑”。不知道的人听了会觉得奇怪：什么“七头一脑”呀！其实这是南京独有的春日风物：马兰头、枸杞头、香椿头、荠菜头、小蒜头、苜蓿头、豌豆头，再加上菊花脑。这八样野菜，是南京人迎接春天最郑重的仪式。而马兰头，便是“七头”里格外有分量的一位。

为什么叫“马兰头”？老人们讲，所谓“头”，指的就是马兰植株最顶端那几瓣嫩尖——不贪老茎，只取新芽，恰是吃野菜的门道。它没有响亮的名头，也没有昂贵的身价，就那样安安静静地长在泥土里，却成了无数南京人心中挥之不去的念想。

现在，于我而言，马兰头哪里只是一味野菜，它分明是一帧帧鲜活的旧时光，是埋在心底七十多年的绵绵情愫。

我在温哥华生活了近二十个年头。温哥华气候温润，草木丰茂，街边公园常年绿草如茵，可那终究是异乡的草木。偶尔散步，我也曾惊喜地发现路边、巷尾有一小片荠菜的身影。我暗自猜想：说不定是哪一位来自江南的游子，当年有意无意间撒下了一把从故土带来的种子，它们便悄悄落地、悄悄生长，在万里之外的异国，生出了一抹故乡的影子。

可荠菜尚能偶遇，而马兰头，我却从来没有在这里遇见过。

温哥华的春天也有花开，也有细雨，风里却没有长江边那股清清爽爽、带着泥土微腥的野菜香气。有时候站在和煦的阳光下，我想念马兰头了，会忽然出神：是不是只有长江水浸润过的土地，才养得出那样清劲、那样鲜灵的马兰头？原来有些味道，真的是一方水土独有的印记，漂洋过海，也带不走，也寻不来。

春风又绿长江岸。每当日历翻到三四月，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儿时的南京。

记得我六七岁的时候，天刚暖透，堂姐就会喊上我：“小兰，走啰，去圩上采马兰头！”

那时候的南京城外，不像如今这样高楼林立。秦淮河岸、长江边的圩埂上，土坡缓平，野草丰茂。一场春雨过后，湿软的泥土里，马兰头便一簇一簇地冒了出来，圆圆的小叶子，绿里微微泛着一点胭脂红，在萋萋芳草之间，一眼就能认出来。

我屁颠屁颠地跟在堂姐身后，手里攥着一只小小的竹篮子，认认真真地学着她的样子：要挑茎秆挺直、叶色鲜润、嫩中带红的才好，老的、发黄的就不采。堂姐看我学得有模有样，笑着吩咐：“小兰，你往那边去！别都挤在一块儿，分开找，我们才能摘得多哩。”

小孩子哪里懂得什么劳作辛苦，只觉得好玩。阳光暖洋洋地洒在背上，风拂过江水，偶尔传来几声鸟鸣。我们弯着腰，一棵一棵细细挑拣，指尖沾着潮润的泥土气息。大约两个时辰过去了，堂姐的篮子已经堆得满满当当，我也收获了大半篮。我们蹦蹦跳跳往家走，心里满是小小的得意，仿佛手里提着的，不是野菜，而是一篮闪闪发亮的春光。

回到家，我兴冲冲急忙忙把篮子递到母亲面前，仰着脸，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她——哪个小孩子不盼着大人一句夸奖呢？母亲低下头，细细打量，又用手抚摸马兰头，眉眼弯弯，连声笑着说：“我们小兰真聪明！你看这马兰头，采得又干净，又鲜嫩！”

得到赞许，我心里甜滋滋的，便守在灶台边，不肯离开，眼巴巴地等着看母亲怎么把一篮野草变成桌上的美味。

母亲做马兰头拌香干，是极讲究的。先把马兰头反复淘洗，把草屑细沙一一拣净；锅里水沸，下锅略焯片刻，去了那微微的涩味；捞出来，用手攥紧成团，用力挤掉多余的水分，再细细切碎。又取出两块质地紧实的香干，也切成碎丁，和马兰头放在一处，撒上少许细盐、白糖提鲜，淋上几滴纯正香油和淡色生抽，拿筷子细细拌匀，整整齐齐码在盘里。

母亲夹起一筷子送进我口中，那滋味真是妙不可言：不浓不烈，一股清润的香气顺着舌尖蔓延开来，鲜而不腻，爽利回甘，只觉清香绕腑，浑身都通透舒坦。直到今天，我还清清楚楚记得那一口春天的味道。

其实马兰头从来都不是什么稀罕物。它生命力极强，不择肥土，田埂、圩岸、沟边，随遇而安，一簇簇自在生长。可世事流转，岁月匆匆，今天再回南京，城外

那些可以随意采马兰头的圩地，大多已经被改造。城市一天天长大，道路延伸，楼宇四起，野生马兰头渐渐隐退，难得一见。

好在南京人念旧，舍不得这口春鲜。如今每到时令，菜市场里总能见到一捆捆打理干净的马兰头，整齐地摆在摊位上。而那道“马兰头拌香干”，也早已从寻常百姓家的饭桌，登上了大雅之堂，许多酒楼饭店的菜单之前茅必然有“马兰头拌香干”。

它和菊花脑蛋汤一样，是南京菜里绕不开的符号。它并非鲍参翅肚那样昂贵的珍馐，可在南京人的心里，却是“不是珍馐，胜似珍馐”。不少饭店还在传统做法上花了巧思：将拌好的马兰头香干填入圆盘中轻轻压实，再倒扣过来，整整齐齐一个圆墩，翠色衬着香干的浅黄，模样精巧悦目，还没动筷，就已经勾起了食客的兴致。

很多人只知道马兰头好吃，却未必了解它的好处。马兰头不光味美，营养也很丰富：富含胡萝卜素与B族维生素，中医说它可以清热解毒、凉血止血、利湿消肿。既可入盘为菜，亦可入药为材，不起眼的野菜，藏着大自然慷慨的馈赠。

我常想，我们为什么会对这样不起眼的小草念念不忘？

这哪里仅仅是贪恋一口鲜香呢？马兰头的背后，是江南的春雨，是圩埂上的童年，是母亲在灶台边忙碌的身影，是一座城市代代相传的饮食记忆。当我远居异国，闻不到故土草木香的时候，这份记忆就变得格外清晰、格外厚重。

人年纪越大，越容易被这些细碎而温暖的往事牵绊。它提醒着我：无论走多远，我的根，永远扎在长江岸边那片温润的土地上。

一蔬知春，一叶寄情。感恩这片大地，感恩大自然，年年岁岁，不忘给我们送来这一缕清鲜、一份乡愁。

母亲（下）

郭歌华/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在一个社会大重构（The Great Reset）的时代，我起点不高，但经过努力，最终走进燕园，还像怪老头一样，当上了教授。后来，我又有机会去瑞士苏黎世进修。

母亲听说后，非常高兴，坚持要来北京，并送我到飞机场。临别时，她拉着我的手说：“生命在于奋斗，社会在于跨越！不能像娘一样，老是待在井底。一个甘心做螺丝钉的人，对社会主义建设能有多大贡献？历史上，哪个伟人没有雄心壮志？鸟是关不住的，每一片羽毛都渴望自由。你们赶上了好时光，还能坐飞机出国。我们乡下人祖祖辈辈没出过大山，没见过世面，想都不敢想。现在你要像鸟一样飞出去，好好看看吧！不忘本就行。记住：花果山是孙悟空的根据地；朝阳沟是你的家乡。努力之前，选择很重要；选择之后，努力很重要。机会重于努力，现在就是机会，就看你敢不敢、能不能、中不中、运不运……”

这就是我的母亲，一个身处大山深处，却不甘心让子女同样困在大山之中的母亲。她把所有希望寄托在孩子们身上，要看着他们飞得高，走得远。

鸿鹄高飞，一冲千里，飞翔的方向就是文明的方向。我留在了西方，但时刻记着自己流着中华的血，系着华夏的魂，时常想起母亲，想起母亲的教诲，想起母亲做的皮渣肉。

找对象，母亲坚持要找有学历的，最好是中学老师。我最终在中国人民大学附中找了个高中老师做终身伴侣。

改革开放，被母亲视为第二次解放，扭转乾坤，天翻地覆。然而，她的生活习惯变化不大，依然俭朴，常买打折的便宜商品。家里，常年贮藏很多粮食，有些都快过期了。母亲解释说：“人无远虑，哪行？万一哪年再闹灾荒，到时候全家吃什么？当年要是有一个窝头，你小叔就不会饿死！”

母亲来北京时，我带她到餐厅吃饭。面对菜单，母亲犹豫地说：“太贵了！小馆里的一盘菜，够全家吃一个月的了。不能生活稍好点，就忘了灾荒年挨饿的日子！”

春节回家，母亲拿出一盒精致的点心给孩子吃，说是一个在南方当老板的学生送的。我一看，已经过期了，问她放了多久。母亲很沮丧，拿回去，看了又看，无奈地说：“你们不回来，我就一直在冰箱里放着，以为不会坏，留着吧。”我知道她是想等我们走了，自己再吃，就抢过来，往外走去……

母亲衣着朴素，一件的确良蓝上衣穿了好久，都洗白了。我从北京给她买了一件普通的衣服，但她却放在箱子里，没穿。发现后，我问为什么。一件衣服没多少钱，不要舍不得。母亲解释道：“我身上的衣服没破，还能穿。退休的人了，有吃有穿，挺好的，满足了。这么好的衣服，留着……”

艰苦朴素是母亲一贯的作风。她常说，现在生活好了，但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不能丢。家里才刚刚吃上几天饱饭，要勤俭持家，不能浪费、讲排场。每次来北京，母亲坚持要带上她那个用了几十年的旧帆布包。

病重时，中日友好医院、协和医院、中医药大学等医院的医生都感到棘手，母亲却显得很坦然，反过来劝我说：“娘老了，活得比你姥姥长多了，满足了！”她坚持不愿再花钱治疗，说：“要不试试中医吧？西医治不了的病，中医能治，绝对能治！因为中医博大精深，有偏方，有气功……小时候，我们有病从来不吃药，上山薅把草，捡点树枝、木头屑，煮点水，喝了就好了……”

母亲的病越来越重，她执意要回家，回到生她养她的太行大山去。

母亲病危时，我正与一位德国马普（Max Planck）的教授谈洪堡基金合作的事。当我赶回老家时，她已经在弥留之际。她隐隐约约还能认得我，目光恍惚，却依然透着坚定。她消瘦的脸上，皱纹像太行山的沟壑一样多、一样深。即使走到人生终点，她依然那么坚强，仿佛太行山上的岩石，任凭风吹雨打，岁月侵蚀，依然岿然不动。母亲完成了她的人间使命，没有挂念，没有遗憾，安然回归她的太行大山去了。

母亲生得平凡，长于艰苦，活得艰难，去得无言。母亲生于民族动荡年代，去世时，国家尚未脱贫。半生风雨半身伤，一世辛劳一世忙。母亲一辈子没吃过一顿好饭，没穿过一件好衣，且日夜操劳，默默忍耐。日子刚刚好过一些，母亲却离开了人世。母亲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也是奉献的一生。默默地来，又默默地走了。

母亲离开我们多年，但她的影子一直伴随着我。一次女儿考试不好，气得我把她的书本给撕了。太太说我的严厉是遗传母亲的，融在血液里的！想想也是。哈耶克说：“通往地狱的道路通常是由善意和美好的愿望铺就的。”那么，通往光明的道路难道不是由苦难和无私的奉献铺就的吗？苦难与辉煌相伴。一个身处社会底层的人，要想实现阶层跃迁，怎能不奋力拼搏？

后来，女儿获得了联邦政府颁发的女王奖学金（Queen’s Scholarship），从University of Waterloo的计算机科学专业（CS）毕业后去硅谷工作。一晃十多年过去了，我始终相信，我们今天的成就，都来自天堂的母亲的庇佑。

转眼母亲去世快三十年了，一切好像都发生在昨天，历历在目。每当我坐在白石海滩，看着大洋，望着东方，就会想起母亲。

“三天不学习，赶不上……”是母亲常说的话，也是她留给我们兄弟姐妹的习惯：做事要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对于我们，学习可能不是充分的条件，但绝对是我们取得成就的必要条件！

公正地说，正是母亲的严厉成就了我们兄弟姐妹——有的成为公务员，有的成为教师、教授，还有的成为中日友好医院的医生。这正是一个大山深处贫苦母亲付出所有的爱，一个乡村教师恪尽职守、重视教育的结果！

母亲以我们为荣，我们更以母亲为傲。每当有人问母亲是如何教育子女的，母亲总是说：“我是老师，教书育人是我的本职工作；志坚可撼山，宁静可致远；家长抓得紧，孩子拼全力。”

如今我也老了，但母亲的教诲我一直记在心里。退休后，有时间我还去图书馆看书学习，特别是阅读那些记录着历史碎片的名人日记，努力要从中拼凑出中国历史的真实面貌。

梦里常与母亲相见，醒来只剩思念。头发花白、眼眉低垂、睡意昏沉、走不动路的母亲的苍老形象经常浮现在我眼前。望着满天的繁星，不知道哪一颗属于母亲的。但我知道此时母亲一定在天堂正关注着我们，保佑着我们。辗转不得眠，枕上泪难干。

世间爹妈情最真，泪血融入儿女身。殚竭心力终为子，可怜天下父母心！

昏黄的炉火旁，我再次陷入沉思。风吹过来，又送来了母亲的消息。我禁不住唱出心里的歌：

白石边，栈桥远，碧浪接长天；夕阳斜照孤雁还，晚风伴归船。
落基巅，白雪寒，岁月谱华篇；扎根他乡树参天，枝繁映晨烟。

岭南小记之三：客家韵

佳妮/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客家山歌，这是我在广州花都区北兴镇的小广场上看到和听到最美的山歌。

花都过去是广州的一个县城，当时叫做花县。这里居住的人口大多是客家人。从清初康熙年间，嘉应、韶州一带的客家人迁至以广州为核心的增城、花县、新安、东莞、鹤山等地。当地流行客家话，也讲带着浓厚乡土气息的普通话。客语本是中原雅言，到了南方后吸收了一些土著语言，但其主体仍是中古雅韵。是汉语方言之一，保留了较多古汉语音韵。据说中国最古老的语言，黄帝、老子讲的就是客家话，一直传承至今天的客家人。客家人无论身在何处，都讲共通的语言。

我在广州花都工作了二十几年。中学时期，我所在的广州市中学，分校就办在花都的狮岭。所以，对花都，我有一种特殊的乡情。

在花都的村镇广场上，时不时有一项特殊的集会，与广场舞并驾齐驱——那就是客家山歌擂台赛。客家山歌是岭南一带家喻户晓的民俗歌，是客家人的口头文学，也是有《诗经》遗风的天籁之音，已有一千多年历史，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就内容和性质来说，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自我陶醉或自我发泄的。唱时未必有对象，有时可以单独一人随口哼几句，调剂枯燥的生活。我在唱山歌的人群里发现一个91岁的老太太，双目失明，可唱起山歌不含糊，是个唱山歌的咪霸，一口气可以连续唱好多首。

二是男女间调情的，这是客家山歌最主要的部分。唱山歌的人群中，看到一位老爷子——衣襟端正，脖子上围着一条白围巾，头上戴着礼帽。原以为是外地来的，或者从海外回来的老人；上去一聊，就是当地的人。至于那些年过半百的婆婆们，着装那个俏，让人不觉想起那句：“哥是鱼来妹是水……”

三是戏谑性的。男女一方以戏谑态度先向对方唱一首，对方如有反应，便互相以山歌调侃讥讽；如无反应，可知她是个老实可欺或不会唱的，那就更可以放任起

来了。

有一次，一位当地人带我去了一个山旮旯，离我住的地方开车二十多分钟。离开大路，进村七拐八拐，路窄得会车都要退几步。这个小山村，每月都有一次山歌聚会。我就赶着这个时间来观摩。

只见空旷处挂着大红横幅——“唱山歌来给党听”。架起柴火，煮起客家大锅饭：麻花鸡蛋糖水、豉油鸡、粉葛炖猪肉……特别隆重。看到有客人来，老太太还把自家晒的煲汤菜干翻出来，热情相赠。淳朴民风，热腾腾的村民，都让我梦回五十年前在中学分校的青春时光。时代在变迁，不变的是客家人的那份好客，那份带乡土气息的情怀，那声高亢的山歌。

岭南的客家山歌，旋律如同广东逶迤的山岭，蜿蜒盘旋；韵味如水绕青山、山浮绿水；深情如山浪风波，层层叠叠，冲击着听歌者的听觉。这就是客家山歌——岭南文化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

长寿密码之五：生存法则

李天行/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天公没有独厚广东。

展开地图，土地肥沃、雨水充沛的地方，亚、欧、美、非，哪里都有。广东只是其中的幸运者之一。

“风调雨顺”并不在上帝的辞典里，那是渺小农人面对无法抗衡的强大自然力而发出的无奈祈求。

虽说地处热带边缘，南粤也会遇到早春寒流，瓜、豆、菜秧都会被冻坏。四到九月炎热的天气，并不适合叶菜的生长，好不容易生出几片小叶，马上就长心开花，不能再大。沿海多台风，一场暴风雨，田里的瓜菜都被打得梗断叶烂，惨不忍睹。一两个月的心血就此毁掉，市场也跟着闹菜荒。

那一班从中原南下，经历过千山万水、九死一生的人们，没有眼泪，来不及悲伤，更没有诅咒，没——有——躺——下！

你们都知道鸦片战争林则徐销烟的故事。当英国军队冲进广州，是三元里萧岗村民首先拿起了大刀长矛甚至锄头扁担英勇抗击。不是笑话，我告诉你：最可口的菜心，正是这天不怕地不怕的萧岗农人培育的。

也是这帮人，当日身无分文，空拳赤手，过海漂洋到了东南亚、美洲、大洋洲，太平洋、印度洋的小岛，那些如今甚至仍属于不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地方，当地人陶醉于大自然的恩赐，满足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这些炎黄子孙在人屋檐下，吃苦耐劳，默默耕耘，不贪，不抢，不躺！后来成为我们普遍认知中那些挣了钱便汇回家乡的“富裕海外华侨”。

辛亥革命，正是热血的广东华侨，踊跃筹款资助孙中山，推翻满清政府。抗日战争也是这班华侨，集资买飞机大炮，甚至回国参军，为国捐躯！

那时候，卑微的农人翻通书，观天象，赌运气，调节种植时间，培育耐热品种，累积千百年的经验教训。还创造了两边有水坑的菜田，方便灌溉与浇水。夏天种出了苋菜、通心菜、潺菜、油麦菜、四九菜心，育出抗风在地上爬藤的白瓜，早熟的毛瓜、丝瓜、青瓜（黄瓜）、苦瓜、冬瓜，青、白长豆角。入秋收获了青白秋

茄、耙齿萝卜。繁育出世界第三大食用菌——草菇，还有黄豆芽、绿豆芽，更不要说秋冬的菜心、大芥菜和芥兰……

请各位闭目片刻，想象一下那时人们的艰辛与无助。没有实验室，没有科学理论，全凭手、眼、心思，奋力拼搏。今天，当你们看到华人超市里琳琅满目、与全世界迥异的菜品，那不是造物主不小心洒落的种子，是历代广东农人无数次失败跌倒，又无数次挣扎坚持的智慧与毅力的结晶！

都说“神农尝百草”，南粤的先民何止“尝百草”？举凡龟蛇鼠蚁，鱼虫鸟兽，无论酸苦辣毒，以身相试，才发现哪些能吃、哪些好吃、哪些不好吃。人们赞扬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英雄，只为螃蟹肉甜膏香，还可以繁殖饲养，堂而皇之摆在餐桌上。而广东人不嫌不畏，吃遍不动的、会动的，不但未获嘉许，反而被人侧目，讥为异类。特别是环境保护的兴起，更成众矢之的，太冤枉了！

其实，为了人类福祉，凡是禁令范围内的食物，早已不再在餐堂出现。作为第一群敢于吃虫、吃鼠、吃鸟、吃蛇，为人类生存遴选食物的先锋，循季节规律培育良种，善用太阳的光热酿造酱料，以“食在广州”饮誉大江南北，埋头苦干、其貌不扬的南方人，得以尽享天年，登顶全球。这难道不就是洞察古今的贤明上苍之至伟褒奖吗？！

【戏剧】

我要上吊——相声，趣味灯谜

李天行/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甲：（从舞台左边上，低头自语，重复）愿赴绞刑，我要上吊。

乙：（从舞台右边上，呵斥他）活腻了？！想找死呀！

甲：（吓一跳，尴尬地笑道）啊啊，没有。我在猜谜。

乙：什么谜语？

甲：愿赴绞刑，我要上吊，猜一个二战人物。

乙：哦，他一定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

甲：哎，死有余辜！我知道了，（用手做勒绳动作）希！特！勒！

乙：中！您喜欢猜谜？

甲：对，动动脑筋，防止老人痴呆症。

乙：嘿，让你再猜一个：健胸整容。

甲：希特勒老婆。

乙：瞎猜！她叫伊娃，够丰满了！那是个男人！

甲：男人隆胸？男人，泰国人妖！

乙：乱来！是二战罪犯。

甲：噢噢，（思考）健胸整容，隆胸，医学美容，隆美尔！

乙：隆美尔，德国元帅，号称沙漠之狐。

甲：哈哈，难不倒我。

乙：1945 年 5 月，德国宣布投降。

甲：希特勒人间蒸发，没赴绞刑，上吊的事情没有发生。

乙：是的。再来一个。请猜：十月大喜。白首格，谜底首字谐音。

甲：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是怀孕啊，哎，看看，（朝台下)有谁肚子有动静了？

乙：胡来！慢着，他的名字，隐喻日本战败，二战结束。

甲：唔，想想，十月大喜，十月是秋天，大喜是大吉，有了，秋（丘）吉尔！

乙：对了，这个秋是丘的谐音。

甲：丘吉尔，英国首相。

乙：当时的欧洲，有一个人流亡海外组织抵抗运动，您猜猜：最爱奉承帽。

甲：这容易，大家都知道。最爱奉承帽（用手做高帽动作)：戴高乐！

乙：大战结束。然而像希特勒那样自负的人，可说是层出不穷。

甲：是的。

乙：让你猜一个：有名的，愚蠢又自命不凡的人。

甲：这也算谜语？我问你，有鼻有眼有头的人，是谁？

乙：不不，别胡闹。猜谜，要咬文嚼字。

甲：我知道，川普！麻辣变脸，人称懂王，通晓一切！

乙：嘿嘿，麻辣变脸，四川之普，有意思。

甲：（洋洋自得）

乙：不对，听着，有名的，愚蠢又自命不凡的人，要扣紧每个字的意思，

甲：唔，有名，显赫；愚蠢，愚鲁；自命不凡，通晓一切，噢，赫-鲁-晓夫！

乙：对，赫鲁晓夫！

甲：好玩，真好玩！

乙： 同样的，在南亚，上世纪中叶，自称“有声有色的大国”，在边境上挑衅中国，被揍得溃不成军，兵临新德里。那位仁兄，谜面是“固执的著名蠢才”，也是白首格。

甲：哈哈，著名蠢才，也是“赫鲁”，尼赫鲁！这个尼，谐音“泥”，固执。

乙：不错。被网民讥为阿三的“大国”，继承了尼赫鲁的衣钵，如今又出了位“老仙”。请你猜猜：愚蛮不灵，不入教化。

甲：什么愚蛮不灵，不入教化，够损的！

乙：你想想，他的名字真是这样的呢！

甲，（思考）老仙莫迪，莫迪，莫是不接受，迪是启迪，开迪，哈哈，“不入教化”！倒有几分神似呢！

乙：还有一个“不入教化”的，（对观众弄眼）就在我们身边。

甲：你说我？你才不入教化呐！

乙：我是说，在加拿大，不久前下来的人，你猜猜：粗莽之辈

甲：粗莽，也有个鲁字了！

乙：对，是不寻常的加倍的愚莽。

甲：不寻常的，加倍的，特-鲁-多！哦，他对特朗普低三下四，被百般羞辱，愧对国人，黯然辞职。

乙：对比这个窝囊男人，我想起了一张照片，霸气的女强人两手压住桌面，怒视特朗普。

甲：似曾相识。

乙：大家都见过，G7 的场面。听这个谜面：胜于雄辩。

甲：无须开口，胜于无言，（向观众）大家一起说：默克尔！

乙：对！还有另外一种女强人，谁都不敢惹的。

甲，说来听听。

乙：广东有一句俗话，叫“好佬怕烂佬，烂佬怕泼妇”。

甲：就是好人怕无赖的，无赖的怕撒泼的。

乙：让你猜猜：一骂二闹三上吊。

甲：什么什么？又扯上希特勒，“我要上吊”。唔，一骂二闹三上吊，

乙：这种人并不想死，是恐吓，是威胁，撒泼，撒到极致，撒得彻底，

甲，哈哈，撒得彻底，撒彻尔，撒彻尔夫人！

……

甲乙：（向各方鞠躬）谢谢谢谢！

甲：（正待转身）哎，坏了！我们刚刚说了什么？开罪好多人了！

乙：噢，我们口没遮拦，挤兑的都是人类精英，大国栋梁。

甲：他们各为其民，尽心竭力。是非自有公论。

乙：只有希特勒、隆美尔除外，是不可翻案的人类公敌。

甲乙：我们望文生义，胡说八道，冒犯了！

甲乙（抱拳作揖）罪过罪过！

（转身要走）

乙：咦，慢着，我们只是玩文字游戏，对名不对人，

甲：是的，对名不对人，我们并不针对任何人。

乙：俗话说，不怕生坏命，就怕起坏名

甲乙：（厉声）这些名，谁起的，谁起的，谁起的？！（同时手指斜向上方左右移动，人向后退，然后挥手下场）

《舞起芳华》｜情景诗歌剧

编剧丨竹笛　表演丨竹笛、Candice、Milly、Emma



【开场】

竹笛丨轻柔

有人说

舞蹈是身体写下的诗

是脚尖

写给大地的一封情书

可是——

一首诗写得好看

背后可没有那么浪漫

Candice丨好奇

老师

那我们的诗

是怎么写出来的？

竹笛

用汗水

Milly

还有呢？

竹笛

用坚持

Emma丨小声

还有吗？

竹笛

再来一遍

Candice丨笑

不是一遍！

Candice、Milly、Emma丨三人依次

是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音乐起】

竹笛丨旁白

莲步起

惊了水中月

长袖扬

醉了满庭芳

谁从《诗经》的水岸走来携一缕清风入梦江南

是谁从盛唐的月色中走来长袖流云舞一阙霓裳

【三人开始练舞】

Candice

我们踏着星光而来

足尖一点

便是一池春水

Emma

回眸一瞬

便是一场花开

Milly丨喘气

老师，我的脚尖酸了

腿也酸了

连笑容都快酸了……

可音乐一响——　我们还是站了起来

竹笛丨轻柔

那是因为你们心中有热爱

Emma

因着爱

脚尖有了力量

Candice

裙摆有了风

Milly

青春——

也有了自己的光

（三人向前一步）

竹笛

一袖拂过千年月

一舞惊醒旧时春

Emma

这一舞

献给年华

Candice

这一舞——

献给那个

从未放弃的自己

Milly

这一舞

献给时光深处

默默守护我们的爸爸妈妈

（音乐进入高潮）

Candice、Milly、Emma丨依次说，坚定、有力量

Milly

我们以汗水为墨——写青春！

Emma

以热爱为光——照芳华！

Candice

以初心为舟

向远方！

竹笛

舞起——是风起衣袂

是花开眉间

是月上柳梢

是清影翩然

一舞芳华——

四人合

恰逢其时！

【小说】

猫先到了（连载）

笑言/渥太华



【作者简介】笑言，渥太华中文作家协会会长，北美中文作协会员，加中笔会会员，渥太华历史学会荣誉会员，加华艺术协会理事。

二、

送别那位老人后，望着窗外忙碌着推雪的铲雪车，潘雪情绪有点低落。每到这个季节，老人出状况的就格外多。她常想，养老院说到底，不过是人们走向终点的地方。经常目睹生离死别，她觉得自己好像莫名其妙年长了很多。而彭婆婆接下来跟她说的一番话，令她毛骨悚然，让她以后再也不敢随便训斥安吉拉了。

“我昨晚看到你收拾那些猫粪了。安吉拉果然名不虚传。”彭婆婆说着，浑浊的眼睛里透出一丝忌惮。

“什么意思？”潘雪莫名其妙。

“难道你不知道？”彭婆婆诧异道，“大肥猫在谁的房间里拉屎，谁就完蛋了呀。”

“啊？还有这回事？”潘雪吃了一惊。

“大家都晓得的呀。很灵验的。”

“难道安吉拉真能嗅出什么来？”潘雪还是将信将疑。

彭婆婆说这些话的时候，安吉拉正蹲在窗台上，像是在听，又像是什么都没有听见。

这件事是住在二一七的黄伯发现的。他没有孩子，年轻时与人合伙做生意，被坑过一次，从此不再轻易相信任何人。他是住户代表，每次开会，他都是发言最激烈的那个。

他最常说的就是，我们花钱来这里，不是来受气的。护士态度不好，管理层就要处理。基金的钱花在哪里，我们要知道。

没人反驳他，不是因为他说的有道理，而是惹不起。他患的是结直肠癌，术后肚子上开了个口子，随时要在造瘘口挂一个排便袋，又臭又麻烦。护士们私下里都有些怕他。因为这个病要特别注意饮食，尽量少排泄，但他并不注意。他不仅要求经常更换便袋，还会在夜里按铃，或要求调整窗帘，或要求调整床头灯的角度。他的要求细碎，却都能用“权利”来包装。

林太私下说他难伺候。林太是从护工做起的，慢慢做了护理主任，后来升了副院长，潘雪才接了她的班。不过副院长在这个养老院就是天花板，院长必须由院规

指定的中文学校校长担任，所以尽管赵知远院长与护理养老一点都不沾边，那个位置却是稳如泰山。

潘雪排班时，总有人想避开黄伯，她也头疼，却还是安慰林太说，黄伯就那样，老人越孤独，就越强调权利，多理解吧。

林太苦笑："我们也会累。"

离开彭婆婆，潘雪回到办公室，心情还平复不下去。仔细回想一下，似乎还真是那么回事，安吉拉在某个房间方便过后，那房间里的老人很快便不在了。安吉拉的行走是在巡视一条无形的边界，人们伸长脖子看它在哪里停下来。

安吉拉似乎能预知这一天的到来，比医生的诊断更准，比任何人都更早到场。这让潘雪感到不可思议。此后每次添猫粮，她总是忍不住把安吉拉揉搓一顿，她不知怀里抱着的是宝贝还是怪物。

有人按铃，潘雪一边走，一边想起林太那句话"我们也会累"。如果人手再多一点，她也许能在某个房间多陪陪老人。可夜班只有两个人，走廊像一条永远走不完的路。

絮絮叨叨的彭婆婆住进来九年了，比她老伴余老爷子晚一年。他们的女儿叫余梅梅，本是学工的，公司倒闭后改做房产经纪。女婿张家淳，是早年的留加学生，在渥太华连上学带工作已经三十年了。余父余母被他们接过来，帮着带外孙和外孙女。忙忙碌碌间，孩子大了，他们也满头白发。而他们的英语水平仍然停留在"你好！再见！"的阶段，电视都看不懂，其实是不爱看，看外国片哪有看国产连续剧带劲？老早以前送孩子去中文学校时，他们还能租些影视光盘看，后来光盘被淘汰，就什么都租不到了。再说小家伙们也长大了，不去中文学校了。

余老爷子在屋里待不住，憋出来一个毛病，遇到收垃圾日就出去转悠。他甚至从附近超市拖回一辆小推车，专门搜罗街上的"好"垃圾。女儿女婿的豪车只能让位于一堆堆破烂，车库里渐渐堆成了小山，慢慢堆到了车库外面的墙边直至门廊。

父女俩为这事吵了无数次。余梅梅终于忍不住："妈，要不你带我爸回国吧，别再这样折腾了。"

老爷子立刻瞪眼："给你们带了十几年孩子，孩子大了就赶我们走，没良心！"

余梅梅大声呛道："当初是你们非要来，我不给你们办，就既不孝顺又没出息。结果呢？"

"别激动。"张家淳劝阻她。

余梅梅却不肯罢休，继续说："孩子本来我们可以自己带，反倒是你们来了，一堆旧观念……"

彭婆婆摇头道："你要这么说，我们可真是寒心呐！妈现在是真想回去，可我们没退路了。听了你们的话，我和你爸都入了加拿大籍，现在回去是外国人。房子卖了，单位没了。没医保、没人照顾，你让我们怎么活？"

余梅梅说："那就安安生生跟我们过日子，别再拾破烂了行不行？我们家好歹也算中产阶级，真是丢死人了！"

余老爷子叹口气说："你们这里好无聊！一年中有小半年在下雪。我们闲得心里长草，总得找点事做吧？"

张家淳挤出笑脸道："没人反对你们找事做，可以去文化中心参加活动啊。老年合唱团、书画社什么的，都可以去啊。有什么需要的告诉梅梅就行。"

彭婆婆唉声叹气道："晚了，老头子是捡上瘾了。这跟抽烟吸毒一样。难戒哪！"

"难戒也得戒！"余梅梅不耐烦地说，"每周的免费活动不少，周末我们有空也带你们出去，还要怎么样？剩下的时间在家歇着，种种花、追追剧不好吗？"

争吵没有结果，门口的破烂稳步增多。女儿一边扔，父亲一边捡。好多捡回来的是特殊垃圾，比如那只旧轮胎，市政的垃圾车不收，只好继续堆着。

三、

余老爷子不知是闷的、累的还是气的，总之患上了高血压，还犯了一次心梗，在 ICU 里昏迷了三天。出院后身体算是恢复了，但脑子却时常犯糊涂。彭婆婆也被拖垮了，三天两头不舒服。余家的一双小儿女也要照顾，尽管余梅梅的上班时间比较灵活，但还是被搞得焦头烂额。

医生说按照目前的状况老爷子需要随时有人陪护，家里的护理条件已经跟不上了，最好转入养老院。余梅梅马上给父母报了名，一听说养老院排队要排四、五年，心里直后悔没听张家淳的早点去报名。接下来只好耐心等待，等待漫长到他们几乎忘记了这回事。

一年后的一天，余梅梅正领着客户看房，警察把电话打到了她的手机上，邻居报警了——她父亲动手打她母亲，警察让她立刻回家协同处理。

余梅梅一个头两个大。赶紧给张家淳打了电话，然后撂下客户开车回家。老爷子的头脑越来越糊涂，脾气也越来越暴躁。这天又要出去捡破烂，彭婆婆拉也拉不住，还被他甩了一巴掌。这一幕恰好被邻居看到，就打电话报了警。

有了医生和警察的双重加急，余老爷子按优先顺序住进了潘雪工作的华人养老院。养老院在格雷森湾小镇上，离渥太华七十公里，偏远，申请人不多。小镇在地图上很不起眼，只有一条主街，七八间店铺，还有一个教堂和这座名为“松鹤园”的养老院。

余梅梅送她父亲入院的时候，在走廊上看到一幅发黄的老照片。照片里是一排河边的木头房子，有几个人模糊地站在前面。照片下面说明这是养老院的原貌和奠基人，是他们给了无家可归的老人们一个家。

“中间那个是黄老大，开洗衣店的。”身边陪着的潘雪说，“这地方最早就是他那个小旅馆。”

这是潘雪入职时，当时的护理主任林太讲给她的。这排河边的房子，一百多年前是七个广东籍华工的落脚点。太平洋铁路完工之日，也是他们失业之时，他们从维多利亚一路辗转而来，走到这里再也走不动了，停下来，开洗衣店和小饭店，慢慢攒了钱，生了根。

“黄老大没儿没女，把房子捐出来做了养老院。”

余梅梅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她想起父亲捡回去的那些破烂，想起母亲说“没退路了”。照片里的人守了一排房子一辈子，图什么呢？而“无家可归”这四个字，重重砸在了她心头。她站了一会儿，没有说话。

余梅梅离开了，安吉拉在走廊尽头，朝潘雪喵了一声。

潘雪走过去，心想，这猫要是早生一百年，会不会也蹲在那个木头小旅馆门口，等黄老大他们回来。

过了近一年，彭婆婆也排到了床位，住进了松鹤园。潘雪讲普通话，彭婆婆自然和她亲近些。

那一天派完药，彭婆婆一把攥住潘雪的手，压低声音说：“老头子怕是不行了。我叫女儿过来，可她总推说忙。能不能麻烦你给她打个电话？”

“不会吧？”潘雪不解道，“余老看上去气色很好，精神也稳定，各项指标都正常呀。”

“安吉拉这几天总过来，卧在床前不肯走。情况不妙啊。”

“它有没有……那样做？”

“那倒没有。”

“或许是余老的房间比较暖和吧。”潘雪安抚着彭婆婆。

交班的时候，潘雪叮嘱接班的护士，“余老最近情况不大好，有问题及时叫医生。”

第二天余老先生活得好好的，潘雪松了一口气。她悄悄跟彭婆婆讲，要不要把安吉拉带走几天，免得它总待在余老爷子的房间，让老人家心里有负担。不料彭婆婆却说：“没事，他说临行前有安吉拉陪伴挺好的。”

“只是……”彭婆婆有些迟疑地说，“最近经常听到倔老头子跟人大喊大叫。他气色很差，测个血压也喊胳膊疼。刚好安吉拉总往他那儿跑，让人揪心，倒是没有拉过屎。”

潘雪不知道该不该信彭婆婆，该不该信安吉拉，但她还是给彭婆婆的女儿打了个电话。

“你父亲最近总是发呆，念叨你的名字。”潘雪字斟句酌地说，“你看能不能抽空来看看他？”

“他情况怎么样？”余梅梅问，“月初不是刚去过吗？”

“情况……还好。就是彭婆婆有些担心，她希望你们能见见老人家。”

“我就知道是我妈。唉！”余梅梅说，“我不是不想去，工作走不开，人到中年身不由己啊。”

“可能你母亲有些预感。”潘雪欲言又止，临时把安吉拉换成了彭婆婆。否则对理工科出身的余梅梅谈猫的预感，实在有点扯，没准对方会给她普及薛定谔的那只猫。

“好吧，我尽快过去看看。谢谢你！”

接下来的几天，潘雪心里有点不安，紧盯着安吉拉。看它昏睡，看它张眼，看那瞳仁变成细缝或溜圆，但无论她怎么看，都看不出个所以然来。而安吉拉被她看得兴奋起来，跟在脚边转，喵喵喵地轻声叫着，长一声短一声，一副讨好的样子。潘雪啼笑皆非，对它说：“你又不是一条狗，猫哪有这么粘人的！”安吉拉便很委屈地找椅子睡觉去了。

潘雪走进余老的房间，招呼了一声。余老抬眼看了看她，喉咙里含糊了一声。她翻开病历，各种数据都没问题。她给他测血压绑胳膊带的时候，余老爷子嘶了一声。潘雪停下来，问：“对不起，弄疼您了？”

“没事。”余老闷声说。

“您是不是受了什么外伤？”潘雪按压着老人的胳膊。

“没事。人老了，关节之间没有润滑油了，骨头碰骨头，不疼才怪。”余老爷子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您今天血压有点偏高，要注意休息。”潘雪一边说着一边把一百九的读数记下来。血压计是自动测量五次取平均值的那种，不会出错。她随后提醒了医生。

傍晚添完猫粮，潘雪绕着养老院走了一圈，然后又进了余老的房间，问了问身体状况，把窗帘拉严，在床头放了一瓶水。

余梅梅没有来探视，张家淳过来待了半小时便匆匆离去。离开时潘雪见他面色有些阴沉，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安吉拉看到人来人往，躲到一边睡觉去了。接下来的几天它都没有再回余老的房间。

这让潘雪心中绷紧的弦松了下来，彭婆婆却满不在乎，说是虚惊一场。潘雪隐约觉得，彭婆婆对老伴的生死并不特别看重了。或许她觉得人生路上，她和老伴已经走到了最后一程，随时一松手，就只剩下一个了。

余老原本不愿入住松鹤园。他当年动手打了彭婆婆后，被送进医院诊治。治愈后他神志清楚，十分懊悔自己的行为。不过他的能力评估报告写上了“存在判断风险”的评语。

在医生和社区法律援助者的建议下，他签了 Power of Attorney for Personal Care，也就是个人护理授权书。指定女儿余梅梅为受托人，有权为他做出医疗和护理决定。

余老爷子撂下笔，说：“万一我再糊涂了，你来替我做决定。”

可是进了松鹤园之后，他却总是抱怨：“我不是自愿住进来的。当时稀里糊涂就签了，太草率了。”

潘雪甚至因此去核对了入院记录，结果手续完备，没毛病。

（未完待续）

豆包世界

水仙/美国西雅图

王诗刚从市政府政策研究室退休。

一进门，他就迫不及待地拨通了老家的微信视频：“妈，今天终于退了！单位请我当董事，但不用再东奔西跑搞调研了。”

屏幕那头，老妈笑着安慰：“退了好，好好休息。这些年你把腿都跑细了！这下终于有时间来西安陪我了吧？”

镜头里，母子俩都戴着老花镜，凑在屏幕前认真地看着彼此，眼角泛着激动的光。

一切看起来，都在朝着含饴弄孙、岁月静好的方向发展。

闲下来的第一周，王诗还去楼下溜达了两圈。到了第二周，他连沙发都懒得下了。无聊至极时，他点开了手机里的“豆包”。

一开始，他只是让豆包查个数据，秒出。他又让豆包写个会议纪要，秒出。

王诗端着茶杯的手顿了顿，眼睛亮了。

他在豆包里重新组建了“政策调研小组”。他自己当领导，设置了两个任劳任怨、从不顶嘴的AI组员。接着，他一口气布置了几十个调研主题。

“唰——”结果秒出！王诗端着茶杯，看着屏幕上刷刷滚动的调研报告，久违的指点江山的快感顺着网线涌遍全身。他比退休前还忙，连午觉都舍不得睡。

老妈那边呢？本来满心欢喜收拾屋子等儿子，等了半个月没动静，赌气之下，她也弄了个“豆包”。

她在对话框里输入了一长串指令：“你是一个刚退居二线的局级干部，性格死要面子、工作狂，有个在西安的老娘……”

她设置了一个“假儿子”，然后郑重其事地点开了“与儿子对话”程序。

“滴——”假儿子秒回：“妈，我正忙着呢，晚点再打给你。”

老妈愣了一下，随即心满意足地叹了口气。嘿，这语气，太真实了。

王诗每天在豆包里，带着两个AI组员，继续在全国各地东奔西跑搞调研。他的“西南地区调研报告”出了问题，他得连夜在群里把AI组员痛骂一顿；

老妈每天在豆包里，守着那个永远在加班的AI儿子，听他汇报工作。AI儿子刚“出差”去了趟海南，她便在微信上嘘寒问暖，叮嘱他少喝酒。

有一天，王诗终于想起来给老妈打视频。

视频响了两声就被挂断了。

王诗愣了愣，发微信过去：“妈，在干嘛？”

老妈秒回一张截图——一段和AI儿子的聊天记录，随后发来语音：“正跟你说话呢！他马上要开常委会了，我赶紧嘱咐他两句。你先别打扰我啊！”

王诗看着那条语音，撇了撇嘴，转头点开豆包，对着AI组员吩咐道：“西北地区经济形势的调研明天出初稿，不能拖！”

西安的房间里，老妈摘下老花镜，揉了揉发酸的眼睛，看了一眼墙上全家福，又低头看了一眼手机里那个永远忙碌的“儿子”头像，满意地笑了。

母子俩依然每天都在干事，情况跟原来一模一样。永远没有时间见面。

【诗词联赋】

恭贺大词派十周年华诞常州叶园雅集
加拿大大华笔会同仁/加拿大（刘明孚执笔）

贺联

上联：六派汇龙城，十载征帆，词祖词都扬大雅
下联：两都联鸥侣，一刊传世，为时为事振新声

横批：词脉长青

沁园春

六派星驰，十方云集，一秩征鞍。
溯宣言震世，风雷激荡；金秋联谊，肝胆相牵。
词祖寻源，词都立帜，词派同宗盛业传。
承前志，看刊行寰宇，雅集群贤。

今朝共庆华年，喜薪火熊熊照大千。
有广陵神韵，浙西醇雅；常州逸响，阳羡溪山。
临桂流风，燕都慷慨，海宇华声一脉连。
期来日，更龙吟虎啸，誉满词坛。

注：
下阕嵌入《大词派》学刊【当代词选】栏目下子栏目名：广陵神韵、浙西醇雅、阳羡溪山、常州逸响、燕都慷慨、临桂流风、海宇华声。

沁园春·依明孚老师韵同贺
听雪斋主/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六派同辉，千秋雅韵，十载吟鞍。忆江南结社，群贤奋笔；龙城举帜，意气相牵。
词溯唐宋，情融今古，一脉风骚薪火传。登临处，正金秋桂馥，胜友盈园。

今逢盛会华年，喜万里清音动九天。看兰亭逸兴，流觞曲水；叶园高会，妙笔吟笺。北国枫红，江南月皎，海内诗心一线连。凭高望，正长风浩荡，再振词坛。

江城子•贺中华大词派成立十周年

微言/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江南秋好桂花黄，水天长，稻禾香。
尽染层林，秀色胜春光 。
更美词坛逢盛事，贤毕至，喜盈堂。

十年砥砺筑辉煌。蠹高张，咏流觞。
赤县腾飞，雅韵播枫乡。
民族复兴凝众志，同奋笔，写华章。

齐天乐

文质彬彬/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常州中华大词派与加华笔会素来交好，值其十岁华诞，特以志庆。

相逢唤醒京华梦，超越海山穹碧。
绍续常州，举旗阳羡，十载行歌佳迹。
催杯弄笛。敬亮吉风情，惠言骚色。
更有彝尊，维崧豪气送吟客。

今时何限地域，故人相望处，意蕴平仄。
寄语烟波，题诗红叶，陶醉先贤学识。
临高秋节。正薪火长燃，唱酬频出。
指点湖山，不欺千載墨。

*常州芦卉老师简评：拜读大作，爱不释手。起拍便觉气吞寰宇，品味极高。最见功力处在用典无一虚设。张惠言、洪亮吉承常武之宗；陈维崧举阳羡之帜，朱彝尊挟浙西之豪，一时并纳笔端。写十载词脉传承，无一不到。下片寄语烟波、题诗红叶，乡愁友情流于笔底。收束高远沉厚，寄望殷殷。海外结社而能赓续中华词统若此，先生真词坛之健行者也 。

贺大词派十周年盛典

芦卉/常州 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十载词坛雅韵扬，江南结社播他乡。
文牵海宇心相契，道续华声志未央。
翰墨传薪弘国粹，群贤接力谱瑶章。
愿随云雁常还往，一脉清流万代长。

注：颔联嵌入《大词派》目录之“海宇华声”专栏名。

贺联•大词派十周年华诞常州叶园雅集

陈良/温哥华（加拿大中华诗词学会）

上联：千年词祖肇基此地；
下联：六派宗风集韵斯园。
横批：常州叶园

水调歌头•贺《大词派》创刊十周年

冯瑞云/天津

金风临叶苑，喜讯动心旌。
八方吟侣云至，翰墨缔芳盟。
一卷传流中外，共谱长辞小令，琢句探词精。
古调延唐宋，雅韵起新声。

摊素纸，斟清醑，聚群英。
连章递简，柳婉苏放寄高情。
不负十年磨砚，更续千秋文脉，击节颂升平。
后会期佳什，兰芷满延陵。

注 1：常州，古称延陵。注 2：遵毛滂体。

满庭芳•贺中华大词派十周年常州叶园雅集

冯玉/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丹桂凝香，龙城溢彩，叶园雅集情浓。
曲廊幽径，妙韵入帘栊。
六派群贤毕至，游诗笔、吟啸金风。
斟佳酿、骋怀把盏，逸兴满芳丛。

清音承古调，十年耕咏，誉满寰中。
值此际，兰亭胜会重逢。
海外江南携勉，传薪火、一脉相通。
凭栏望，云程万里，词苑正葱茏。

浣溪沙•大词派十年庆典与会有寄

何显/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一望河山焕彩妆，叶园雅集喜洋洋。
十年硕果满庭芳。

海宇词乡同祝语，“谪仙”“工部”各吟吭。
雄姿倩影映湖光。

【蒙城芸香诗社专辑】

【编者按】因加东文友来访，得识蒙城芸香诗社众格律诗词雅士。展读其作，清辞丽句，韵致可嘉，不禁心生欣喜，遂有约稿之举，俾其佳作得以介绍于加华诸君，共飨诗词之美。芸香诗社成立於 2017 年 3 月，其结社之旨，在于谨守格律，循诗词韵律为圭臬；诗友之间，友爱互助，虚怀若谷，各抒所长，勤耕不辍。每月推举一人领题，诸友随兴唱和，不拘一格；迨至月终，荟萃当月诗词，编为合集，以存吟咏之迹，亦以共襄斯文。

【行香子】红颜•寄芸香诸君

作者：马新云

梦里伊人，鼓瑟佳音。波摇蒹葭和声寻。

铿锵婉约，各有芳临。度西江月，渔歌子，水龙吟。

花间织蝶，沙烟逐日，玉壶由来见冰心。

锦书梅朵，漫绕如今。又理芸台，接清律，弄瑶琴。

【醉花阴】旧笺

罗红雨

闲拈旧笺香已杳，墨淡知多少。犹记杏花天，月下青衫，波影分兰棹。

绿阴坐久庭空悄，纸上流年老。无语又黄昏，柳外斜阳，染尽离离草。

【醉花阴】沉绿

王薇

沉绿浮晴檐语悄，旧墨翻新稿。犹记少年郎，岸柳平波，修袂临风笑。

羽丝入叶余痕小，天澹烟峦杳。莫问不相思，日日寻常，约略由人老。

【醉花阴】立秋

吴晔

渐觉清商侵树杪。此日秋思扰。夏色暮云收，一枕新凉，露白亭前草。

怎生忘则便忘了。往事沉烟袅。南浦别离时，霓袖风裳，已共蘋花老。

【醉花阴】（依毛滂体）江月

荣丽玮

昨夜忽闻孤雁叫。却道西风早。去日自难留，万里关山，尽入秋凉调。

白云渐向江中老。逝水听多少。明月几时还？尺素谁传，故地黄花小。

【西平乐】（依周邦彦体）秋约

许志军

窗敛霄霞，砌凝晨露，黄菊倚石篱前。麓蘸层红，霜催归雁，庭阶叶坠侵肩。叹梦逐芳华易老，身在殊乡似寄，堪怜洛社荒芜，邀谁唱和瑶篇。唯任花开旧苑，持冷眼、暗合共逃禅。

枫林孤馆，萍踪倦客，常酌欢杯，少饮悲泉。重慕想、穷追宋韵，熏沐唐风，几度吟笺烬落，参得真诠？翘首冥冥试问天。若探约期，诗盟未有，清影容光，恍睹温颜，字里相寻，平生聚散随缘。

【佳人醉】河岸秋色

王瑞文

碧水丹枫叠绮。浮锦流金波细。正雁巡云际。凫游清浅，荻雪摇坠。

隐约朱楼绣户，掩千枝黄翠。

凝眸试。皱波霓帔。遥想旧阑，似有人儿相望，迷幻缠瞳底。

暮光里。霜风盈袂。一叶秋声唤起。

【佳人醉】冬望有感

郑林芳

落尽繁华锦绣。斑驳冬阴望透。渐杪枝消瘦。黄衰铺地，色败形朽。

几度西风劲过，是辞青时候。

群椋逗。闹声依旧。翻壤觅虫，未若飞鸿离去，还爱寒林囿。

感思久。凭荣枯否，岁月何如共守？

【苏幕遮】 故梦

姜国娟

雾云生，丝雨乱。一霎氤氲，小径飞红漫。袖底凉风牵素练。

泪落青衫，独立濛濛院。

旧乡离，归路远。梦里芳兰，梦醒香仍浅。花圃枝繁风辗转。

尚有佳人，岁晚临阶看。

【苏幕遮】夏院思亲

朱九如

绿盈阶，红满地。小院风微，瓜豆牵藤细。

韭叶丛丛何剪未？一刈还生，更引思亲泪。

暮云低，萱草坠。手泽空留，青色寻谁倚。

割尽又来千缕意。欲奉新香，可寄泉台底？

【苏幕遮】泛舟

罗晓军

墨云收，残雨霁。轻棹凌波，忽见天如洗。

两抹虹霓浮水际。幻彩流光，鹭影随风逝。

柳丝扬，遐思系。故里庭花，犹是当年意。

醉览湖天铺锦丽。岸静烟柔，回首斜阳里。

【行香子】晚棹

任伟丽

风缓云祥，雨霁虹双。见落霞染透帆樯。

粼波溢彩，水漾斜阳。

正半边橙，半边瑟，半边黄。

晚舟逐浪，流光追桨。听远钟清韵悠长。

小荷亭立，鱼动莲秧。

有鸥成群，鹭成对，鸭成行。

【行香子】新秋雅集

申桑妮

秋意初临，枫叶轻翻。赴邀约兴致昂然。珍馐美味，菜果时鲜。

品盏中茶，杯中酒，碟中餐。

新朋故旧，佳人儒士，会一堂共享清欢。高歌低诵，笑语频传。

愿友常聚，心常喜，日常闲。

【诗友往来】

大词派常州诗友2026年9月21日相聚澜花里欢迎加拿大何显及夫人张晓白莅常。常州词派首席传人、加华笔会荣誉副会长谢孝宠先生于常州澜花里隆重设宴款待。谢老已届九十三岁高龄，仍精神矍铄，壮心不已，吟诵诗词，兴味盎然。席间得句：“加拿大大华笔会前会长何显方家十四年前有名句广为传诵：“星分两岸，词共一宗”（《满庭芳·答常州诸贤》）。丙午年秋何公光临寒舍，余易数字以记其盛。词曰：（常年）惜分两域，（此刻）喜共一堂。”赢得满堂喝彩。



谢孝宠先生设宴款待何显前会长及夫人张晓白

七律•欢迎加拿大何显前会长及夫人莅常

王亚兴/常州（加华笔会会员）

清晨喜鹊啅枝头，丹桂凝香槛外浮。
枫国嘉宾临旧域，词林仙侣聚华楼。
相逢共吐平生愿，把盏频倾故友酬。
雅抱长存情义重，高山流水韵悠悠。

词三首

葛俊/常州（加华笔会会员）

忆江南•金东方迎客

迎嘉客，秋韵满江南。
曲槛小桥烟水碧，金风银粟缀层岩。携手共清谈。

点絳唇•欢迎加拿大客人

青草凝珠，枫遥万里长神驶。
乍逢君子，恍似曾相识。
金桂浮香，豪放盈怀寄。
华堂内，高吟敬醴，意气随风起。



忆江南•长相忆

宾朋乐，吟唱荡天穹。
把臂论交情义重，素怀倾吐剑歌雄。今别仰云鸿。

七绝•喜迎加拿大何显方家伉俪双双光临常州

王虎英/常州（加华笔会会员）

《青草集》妍赞鸿篇，菲沙心语隔云天。
今朝喜会谢翁宴，万里欣逢续旧缘。

七绝•欢迎加国来客

黄焕成/常州

枫叶遥衔故国秋，云山万里梦同游。
今宵且尽杯中酒，明月清辉照九州。

题澜花里大酒店接风宴

杨企南/常州

金风三弄号长春，更有莺哥万里邻。
昂首飞吟《青草集》，华堂光景一时新。

思佳客•常州行访谢公程姐并答词派诸方家

微言/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隔海神交十数年，寒来暑往赋诗篇。
枫乡广袤山川秀，华夏巍峨气象千。

程姐慧，谢公贤。培文两岸美名传。
更逢词派群英会，厚意深铭肺腑间。



金东方芦卉宴请合影

迎宾诗二首

芦卉/常州（金东方银龄歌友会会长、加华笔会会员）

（一）

远涉重洋访故林，毗陵聚首话知音。
同传汉典风骚在，一世文缘胜万金。

（二）

嵌名诗（嵌入微言、晓白二人名）

微存雅韵满青襟，言寄故园赤子心。
晓沐春晖怀远志，白杨风骨见精神。

嵌名联一副

芦卉/常州（加华笔会会员、金东方晚晴诗社社员）

微言抒志，丹心远播瀛洲文苑；
晓白放歌，清嗓飞扬域外云天。

七律・金秋雅聚呈芦卉并欢迎何显先生伉俪

张志范/常州（金东方晚晴诗社社长）

金秋良辰，群贤欢聚厅堂，感念主人盛情，举杯畅怀。远道从加拿大归来的何显夫妇莅临宴会，为筵席增光。何先生在海外传播中华诗词文脉，大洋彼岸诗韵流芳。盼望今后多多诗词交流，把这份文字情谊持续发扬光大。

金秋佳日聚华堂，盛意高情共举觞。
远渡归鸿临雅席，同游佳侣耀筵场。
越洋翰墨传薪火，隔海骚坛溢韵香。
更盼常通诗讯语，文缘永续共赓扬。

金秋雅聚合影赋

张志范/常州（金东方晚晴诗社社长）

丙午新秋，金东方开雅集；华堂高会，沧溟客作归鸿。
余为晚晴诗社张志范，图中居中之人。何显伉俪，海外侨贤。何公昔执教于东北师大，位列副教授之班；今振骚坛于北美，肇建诗词学会之席。掌大华笔会，辑刊文苑诗坛；创《菲沙流觞》，远播汉家风雅。著《青草集》诗文，撰菌类图鉴，翰墨长驰，名扬异域。

筵启芳樽，杯倾佳酿。雅咏流音，抒同心之契；芳帧留影，存萍水之逢。
越瀛海而薪火相续，隔烟涛而韵句相通。

片帧留证，记樽前邂逅之缘；千里神交，冀来日篇章与共。
愿尺素常传，诗音不辍；斯文永续，同振骚风。

五律•金东方雅集宴何显伉俪

沈青峰/常州（金东方晚晴诗社社员）

金东方启宴，芦卉挹清风。
瀛海携云至，骚坛雅契融。
一筵延羽客，万里振诗翁。
翰墨传薪否？遐思托远鸿。

七绝 • 答谢金东方诸友

微言/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云程万里到苏常，旧友新朋共举觞。
两岸诗情抒远韵，高歌一曲金东方。

八聲甘州 • 幸斜陽畫，意蘊無窮

文質彬彬/溫哥華（加華筆會會員）



嘆絮飛萬里去如風。商氣伴啼紅。
望楓林淺徑，菲莎水道，已別蔥蘢。
白露蒹葭惆悵，淚滴影空濛。
雁字留春信，記憶情濃。

月鏡悄然而去，恁銀河瀚海，渺渺行蹤。
但江南一夢，紅豆兩心同。
念當初、曲橋幽處，
有仙娥、舞袖廣寒宮。
空懷感、幸斜陽畫，意蘊無窮。

*2026.10 詞林正韻 格依南宋. 張炎

满江红. 利轻命重看东传

赵钟鸣/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小序： 戊辰岁，默克公司瓦杰洛斯，以廉值转让乙肝疫苗全套技术予中国，自担培训建线之费。华尔街斥其狂，而华厦亿万稚童由此得免终身之病。今先生九十七岁寿诞，感而赋此。

肝疫横侵，童千万、命悬针药。
望禹甸、愁云层锁，万门焦灼。
稚子何辜罹此厄，仁心岂许容推却。
为苍生、甘愿舍千金，襟怀卓。

商海利，皆可略。生民命，焉容薄。
看良方东渡，惠泽华岳。
万户新苗承至爱，千秋嘉德昭寥廓。
愿寰瀛、无界守慈悲，同心诺。

七律•济水之南

水木清华/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千佛山风汇万泉，大明湖畔画荷田。
公交牌亮相扶手，地铁送衣遮雨鞭。
自取粥糜心暖化，同浇白饭肉汤鲜。
古城千载有温度，济水之南仁义篇。

清平乐 • 重阳登高

悬壶阁/英国伦敦((加华笔会会员)



秋高气爽，催步攀云嶂。
极目菊篱香溢漾，百谷茱萸同赏。

辞青望远康强，秋色如画诗藏。
醉把幽烟细看，人间至美斜阳。

卜算子・霜降抒怀

悬壶阁/英国伦敦(加华笔会会员)

霜降深秋时，风起寒烟雾。
枫叶飘飞遍地红，唯有芙蓉媚。
鸿雁朝南飞，菊绽东篱醉。
红友杯中双影移，酒韵冲天汇。

唐多令 霜降

随爱飘游/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气肃露初凉，杪秋凝作霜。卷寒风，虫蛰深藏。
枫叶飘零铺满径，草边白，野苍茫。

破雾透微光。穿林晓日黄。逐芳踪，赏菊流觞。
独上高台心自远，云影淡，水天长。

七绝 霜降抒感

飞刀/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霜打菊开枫叶红，
秋深雁去起寒风。
满山玉屑铺冬路，
重彩盈怀望远空。

七律·重阳

范让能/四川



霜染流年菊正黄，年年佳节又重阳。
登高遥寄云天意，把酒闲观落日光。
旧岁风霜随雁远，新杯清浅伴茶香。
惟祈亲友身常健，静对秋山岁月长。

清平乐·重阳

江天清好，野菊开幽道。
拾级登高云渺渺，满袖西风轻绕。

且将浊酒倾觞，遥思焚道斜阳。
祈愿人间耄耋，年年共赏秋光。

【沁园春】重九自遣

冯瑞云/天津



重九霜清，暮叟凭栏，莫叹年赊。
笑躯中微恙，何妨置外；鬓边残雪，自可看花。
案理闲吟，杯斟淡酒，静对纤凝度岁华。
人间事，且随风散了，不挂些些。

休言晚景堪嗟。
但拄杖、徐行赏落霞。
念青春坎坷，沧波尘劫；桑榆荣茂，老树新芽。
菊荐东篱，心涵云汉，七十余秋影未斜。
从容处，任寒侵眉骨，乐享生涯。

注：遵（宋）苏轼体。

绝句三首

张旦华/温哥华



其一 七绝・思乡

重阳九九菊花黄，故居山庄换艳装。
喜地欢天藏硕果，民安国泰万年昌。

其二 七绝・大温秋景

天公造化枫林醉，鹅鸭成群傍水飞。
长者欢心多喜乐，深秋曼妙尽霞晖。

其三 五绝・醉梦

登高望故里，云隔万重山。
把盏茱萸酒，醉翁入梦乡。

【新诗】

新根

红韵/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十月。我是一枚种子
被看不见的根系环抱，
在泥土深处
一点点变暖。

海湾咽下蔚蓝，
秋阳沉入枫叶。
姐妹弟弟的声音越过重洋；
孩子们的短信，
沿着细小的惦念抵达心田。

竞选的日子里，
传单在朋友们的掌心
卷成小小的帆，
一户一户，
一个微信再加一个微信，
替我推开陌生的浪。
有人咳着，仍把我的名字
折成纸船，推进每一道门缝。
而恩师夫妇的目光落下来——
我的犹豫，忽然站稳了。

你在身旁，
让我的沉默也有了停留的地方。
尚未说出的不安
慢慢松开
那只攥紧自己的手。

这个感恩节，

那么多双手的温度
穿透泥土，向我汇拢。

我微微裂开——
一小截新根
探出去，
碰上了另一条根。

去追赶光速。

当年情怀

文质彬彬/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走出风雨
昨日的情怀依旧
伤过爬起
让山海见证
人生最美的相遇。

幻想的婀娜
萦绕在曾经的梦境
定格当年的快乐
放进心中粼粼的小河。

逝去隐隐的呼唤
感恩编织过的璀璨
背影翻卷着思潮
崎岖的路
百转催人老。

走入秋季
重拾翠绿的心绪
看繁华落尽
一片花瓣飘过
飘进记忆
又淡淡随风去。

Point Grey

唐艳艳/加拿大（加华笔会会员）



走在 Point Grey 的街头
芬多精、蝴蝶振翅
一阵阵与你体
相近的风
比记忆更冷

路过 Trimble
苹果的香气微微下沉
地上几颗残破的果子
留着小虫贪恋的牙痕
翠荫围拢的房子，旧年熟悉的味道
藏在每一片叶子的脉络里

站在Locarno park前
读着那些过于清醒的绿意
直到风从我体内
吹出一片片
不属于这个季节的雪

致夕阳

湄伊/加拿大（加华笔会会员）



我知道，你是深爱着我的
被我遗忘的时候你从无抱怨
但每次我想你了，去寻你
你都会以盛大的仪式
迎接我

你用云朵在天幕上作画
光与色彩是活的，跳动着
直接跳到心里去
你在山崖剪影
飞檐的角美而肃穆
挂着一点点
小小的孤独的委屈
你在海面上铺陈舞台
一整面海，都是
你为我谱写的乐章

我想，你是想要我愧疚的
不曾像你爱我这般爱你
可你太温柔了
在你彻底沉默之后
一弯新月，一缕清风
或者，一声不知名的鸟啼
总会找到我
你托他们的，对吗？

我知道
你就是如此
深爱着我的呀！

子不语

水木清华/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一路走来
两手空空
雁阵过后 流落孤鸿

其实我拍下过灯红酒绿
雨湿的大街小巷
行色匆匆的影
可我把原片落在乏味的日子里
找不到了

你凛冽的眸
和挺拔的身姿
棱角分明的声音
和唇角的谜一样的笑
储藏在某个角落
偶然地 会翻出来
即使在梦里 也褪了色

人类也不过是条鱼吧
记忆的电磁场
叹经年的干扰和交错
模糊了边界
爱情冷了 瞠目结舌

一路走来
骨头刻在基因里
舌头渐渐压入心底
歌 散在风吹起的沙砾中
消弭无声

我不知究竟为什么
子不语

安妮的奖项
星子安娜/安大略省



一夜之间，
仿佛全世界都认识了她。
一夜之间，
仿佛人人都读懂了她，
或赞美她。
他们谈论她的杰作，
她的一生、她的苦难、她的智慧——
尽管大多只是彼此重复。

面对朋友们
关于我与她之间距离的玩笑，
我点头微笑，
近如 a 与 e。
至于那另一项大奖，
我就笑而不谈。

就像左手与右手，
一个非线性效应——
放大、自催化——
便能造成天壤之别：
是生命，还是了无生机，
竟相隔数百万年。

好吧，还是让我做个梦吧，

九月

晚秋/辽宁



九月　　伴着绵绵细雨
姗姗来到了我们的身边
似乎有些惆怅
一张忧郁的脸

递上一张纸巾
擦去腮边的泪珠
莫让水痕皴伤你鲜活的脸
叫爱你的人心怜

用心温暖妳娇羞的身体
驱散夜色的寒
把芬芳酿成花粉
涂满你俊俏的颜面

你身上充满着正能量
欢乐蕴藏在心间
看那渐红的枫叶啊
将把你的激情点燃

你将把秋涂成一幅画
给庄稼送去笑颜
给重阳节的老人们送上祝福
为中秋节的月亮梳理打扮

很快　　阴云会悄悄退去
你身上翻腾着金色的浪
那个艳丽欢快的小九妹呀
唱一曲九九艳阳天

他在我背后种下一座森林

叶莎/台湾

若一座森林成了孤掌
一切难鸣的，是似梦的往昔
还是初觉的今日呢

一只渐飞渐远的黄莺
谁还记得它
曾经是我们春天的眼睛

直到今日
我还记得小铲子的早晨
坚硬泥土的翻身
和一个提着信念
走入荒地撒下自己身影的人

独自穿越茂密枝叶的那一天
扼杀心智的爱和悲伤
扶着摇摇晃晃的无数旧日
终于像白桦树的皮肤
沿途分层脱落

无论是为了被吞没
走入更深更浓的远方，或是
为了再开垦一座盎然的起点
最终
我会活成坚果
小而扁，拥着自己的宽翅
在某个秋天安静成熟

厨房的灯总要彻夜亮着

林思彤/台湾



林思彤简介：中兴大学文学硕士，文学系、哲学与生命教育学系双学士。现为大学讲师、网络文艺社群「诗声字」团队召集人、喜菡文学网散文版召集人、文学奖评审。曾任《有荷》文学杂志副总编辑，亦曾获叶红女性诗奖首奖（2023）、诗探索发现奖（2020）、优秀青年诗人奖（2010）等。已出版诗集《绮年》（2024）、《艳骨》（2020）、《茉莛结》（2014），短篇小说集《女身上帝》（2009）及多部商业专书。

厨房的灯总要彻夜亮着
方便随时帮心爱的人
煮一碗夜宵
孩子似夏天的秧苗疯长
所有的父母只差
只差沒把自己的肉割下來

父母的腰背是秋天佝偻的枯藤
所有的孩子，恨不得
将自己的骨头熬汤
让们喝下後后
依然是挺立伟岸的模样
剩下的一切，只好留給爱人
掺入当归煮一碗忠诚的下水汤

厨房的灯总要彻夜亮着
耗子们活得阴暗
要照亮它们，感受明亮
多么美好，而生命充满机会

厨房的灯总要彻夜亮着
所有我心爱的人，成了鬼魂
仍旧记得回来，陪我
吃一碗夜宵

【译丛】

九月是最残酷的月份
——兼致桃李满天下的人
北塔

多少枝头空空荡荡
多少果实熟了、熟透了、掉了
还有压根没来得及成熟就掉了的
被外来的鸟雀啄伤
被内部的虫子啃光

九月是最残酷的月份
又有多少枝头
竭尽全力养育了累累硕果
却被压低
被压倒
被压到了尘埃里

September Is the Cruelest Month
— In Tribute to Those Who Have Nurtured Generations of Talent
By Beita (北塔)

How many branches stand bare and empty?
How much fruit has ripened,
grown fully ripe, and fallen?
And how much has fallen
before it ever had the chance to mature—
pecked and wounded by birds from beyond,
hollowed out by worms from within.

September is the cruelest month.
And how many branches
have poured all their strength
into nurturing a bountiful harvest,
only to be weighed down,
bent to the breaking point,
and pressed into the dust
beneath their very own fruit?

漩涡

文与译/徐英才（美国）



坐在溪边
远方来的水
流到我膝前
打起一个漩涡

漩口敞开
深不见底
一圈一圈绕着无形的轴心
往下转
轻的漂浮物被甩走
重的，被旋吞而下

碧林、金月、白雪、粉蝶
还有天空
跌落在旋转里--

变形

变形是否只属于我
我不知
角度一偏
光折变动
但我知道
它们还是它们自己

我把笔伸进去
墨在水中散开
被涡流带深
漩转

Whirlpool
Sitting by the brook
Water from afar
flows to my knees
stirring a whirlpool
Its mouth gapes open
bottomless, unseen
Coil after coil, it spirals downward
around an invisible axis
Light things are flung away
The heavy, swallowed down

Green woods, golden moon, white snow, pink butterflies
and the sky
fall into the spinning
distorted
Does distortion belong only to me
I do not know
A shift in angle
a change in the refraction of light
but I know this
they remain themselves

I dip my pen into it
Ink spreads through the water
drawn deeper by the current
Spinning

送别诗人严力

竹笛/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您走了
猝然一瞬，诗
在纸上失去落款

风还在吹
月还在人间
《纽约一行》的灯火
轻照往昔书卷

从此
我们读诗的时候
也读到您
在更远的云水间
以星光为墨
写一阕人间未尽词

Farewell to Poet Yan Li
By Judy (Canada)

You are gone
in a sudden instant—poetry
loses its final signature on the page

The wind still blows
the moon remains in the human world
the lights of New York Line
softly illuminate old books

From this moment on
when we read poetry
we also read you
in a farther realm of clouds and water

You write with starlight as ink
a poem of unfinished human verses

三行诗及英译

盛坤/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1、秋雨

孤老 何必伤感落泪?
力争
梅开二度

Autumn Rain

Alone in old age, why grieve?
Still striving
For a second bloom

2、蝉鸣

雄鸡 打鸣
报晓？错
招呼母鸡过来

Cicada Song

The rooster crowds
To Herald the dawn? No
Calling the hens over

3、偶遇

蜂采花
酿
蜜

Chance Encounter

Bees gather flowers
and make
honey

4、诗

雾中
看
花

Poem

In the mist
Looking at
flowers

悯农二首

作者：李绅（唐）
英译：陈良（美国）

其一

春种一粒粟，秋成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其二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Compassion for the Farmers (Two Poems)

By: LI Shen (Tang Dynasty)
Tr. Liang CHEN (US)

A word aright,
A world apart.
The Spoil Variant:
Rue the Serfs: A Duo

I

In Spring seed a grain,
In Fall thousands gain.
No land left to waste,
Yet serfs starve in va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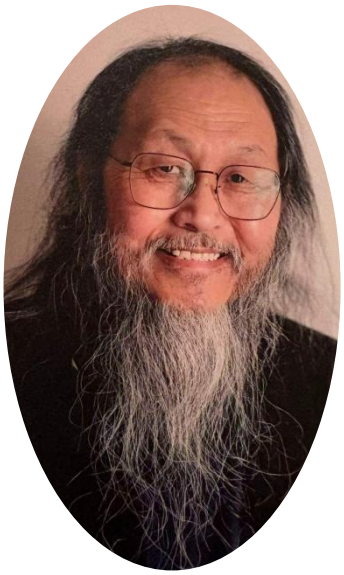
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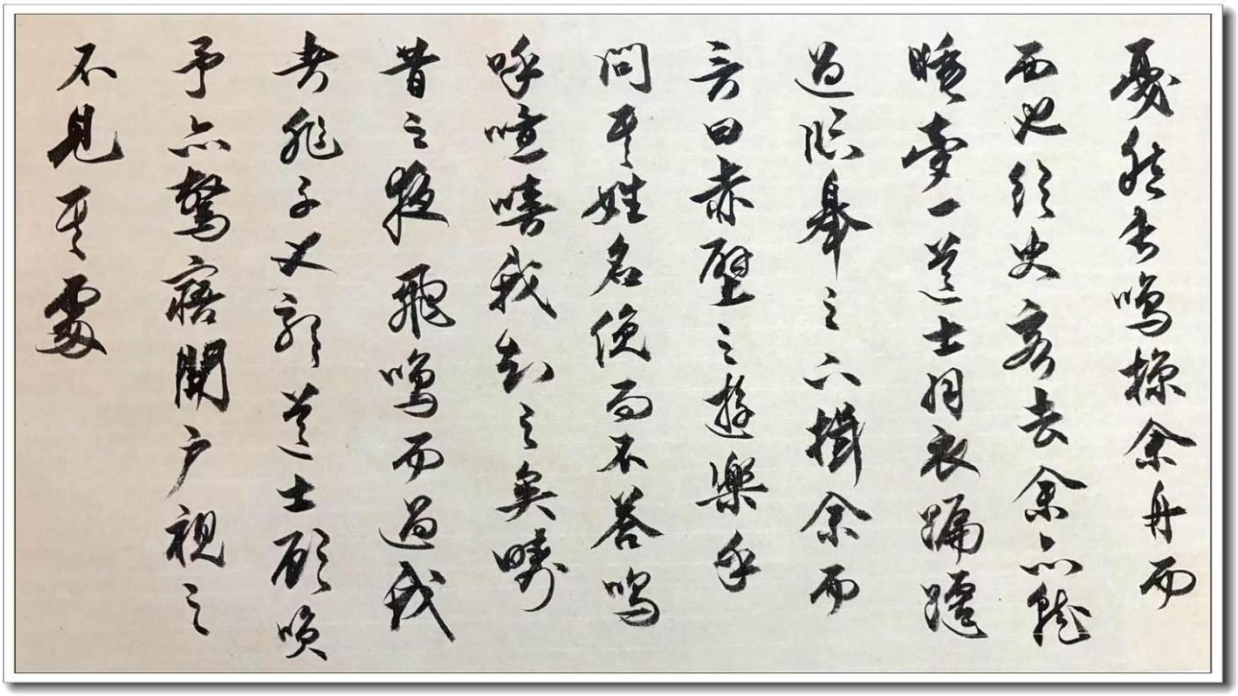
Hoes in high noon broil,
His sweat spots the soil.
Who'd heed, mid their spoils,
Each grain bears serf toil.
The Literal Variant:
Rue the Peasants: A Duo

【书法】

横卷行草：蘇軾《後赤壁賦》（局部）

章天柱/多倫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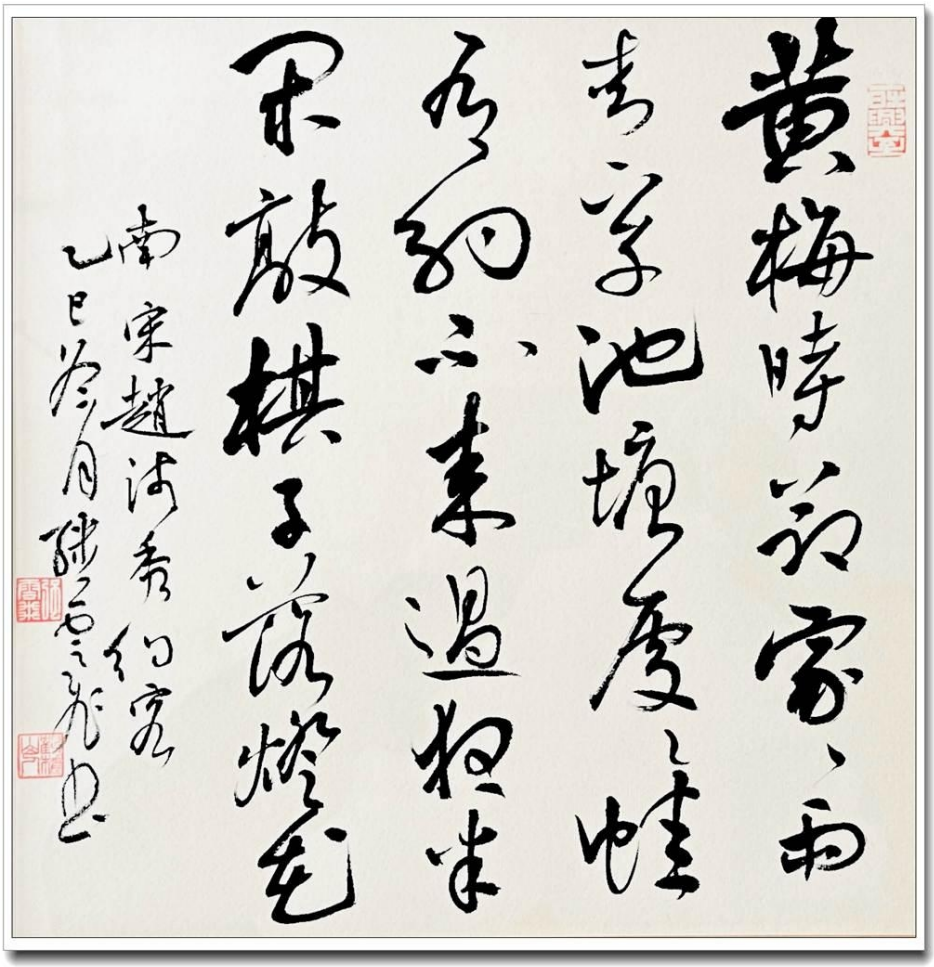




行草：宋・趙師秀《約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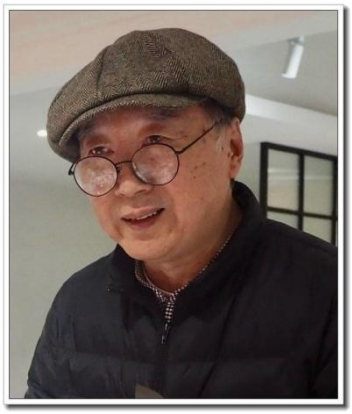
強雲飛/溫哥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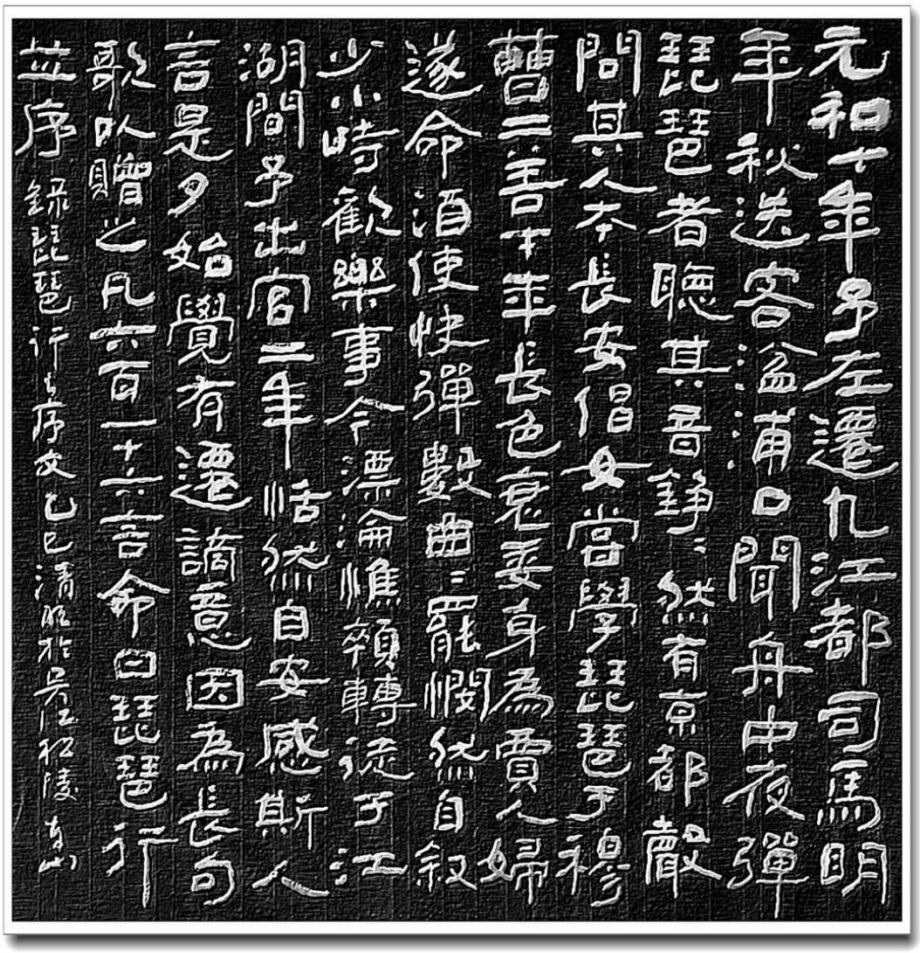




隸書：白居易《琵琶行序》

王克文/溫哥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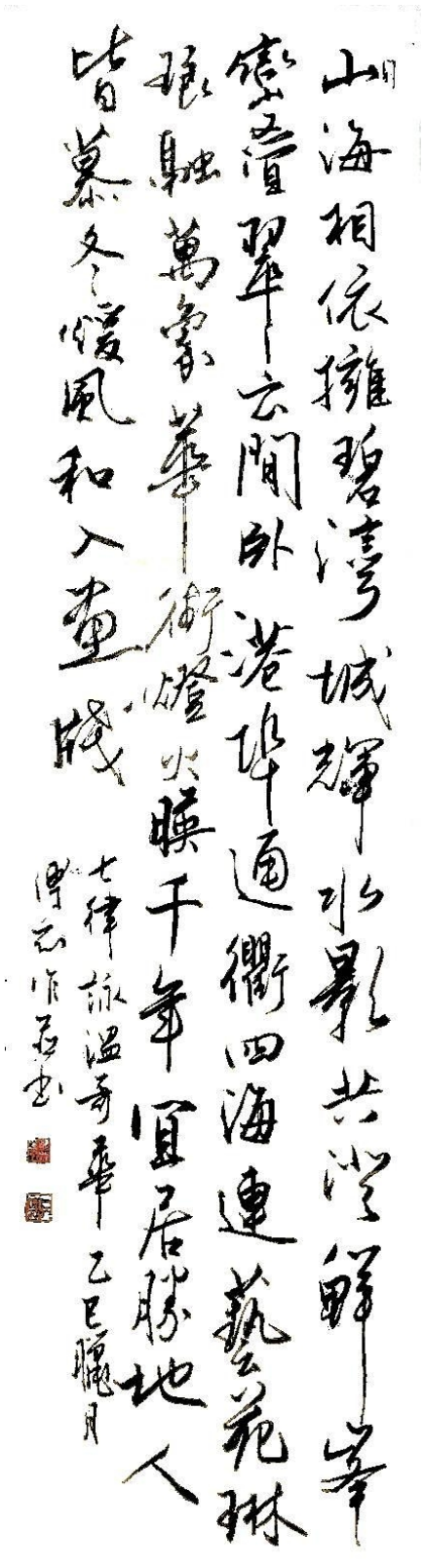




行書：自作詩《詠溫哥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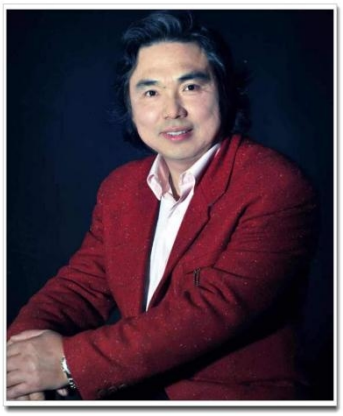
傅剛/溫哥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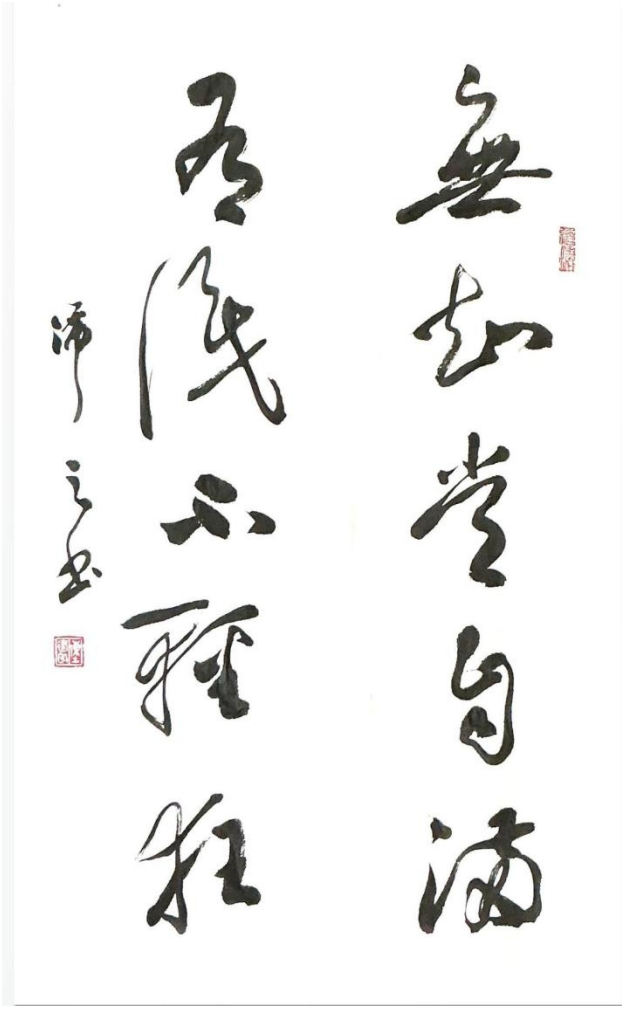



山海相依擁碧灣城嬴水影共澄解峯
憑欄翠一云閒外落雁通衢四海連藝苑林
琅馳萬象華衢燈火暖千年宜居勝地人
皆慕冬煖風和入畫牋
七律詠溫哥華 乙巳臘月

草书：　《无知常自满 有识不轻狂》

陈建国/温哥华（加華筆會會員）





行草橫幅：《觀海聽濤》

古中/温哥华（加華筆會會員）





【绘画】

加華筆會會員李天行繪畫專輯



李天行
加拿大華裔畫家

作品二十余次入選美、加及國際展覽。多次 獲獎。
屢次受邀參加國內展覽，包括《2000 廣東油畫大展》《国际著名艺术家澳门交流展》
2004 年榮獲加拿大美術家協會（FEDERATION OF CANADIAN ARTISTS）元老級勛銜
2007 年成為加拿大美協全國展覽評判
2010 年成為加拿大美術家協會水彩畫導師
2011 年分別被《廣東水彩》《中國水彩》雜誌專題介紹
2013 年水彩作品在中國保利北京拍賣會成功拍出
2017 年水彩作品被廣州美術學院收藏



《风和日丽》水彩，56x76cm

李天行的水彩创作，展现出极为开阔的艺术视野，作品横跨静物、风景、人物、花卉诸多题材，在东西方审美之间自由游走。他深谙水彩媒介独有的水性特质，尊重水与色交融渗透的偶然性，却又不失画面的形体把控，不盲目追求虚浮的晕染效果，于虚实收放之间拿捏住水彩的分寸感。无论是旧农机的岁月锈迹、原野牧场的云影天光，还是盛放摇曳的繁花，都依托水色的迭染，把物象的质感、温度与氛围完整留存下来。

画家没有将自己局限在单一题材的舒适区，既描绘域外人文风物，也深耕本土民俗意象，虎头帽孩童、少数民族人物，承载浓郁的民族生活气息；牡丹花卉与书法文本相融，把东方文人意趣注入水彩语言。在他笔下，水彩不再只是简单描摹物象的工具，而是承载记忆、情感与文化思考的载体，写实功底为骨，诗意表达为魂，让每一幅作品都拥有可品读的精神厚度。

文/张孟劬（原载 创荣时代美学文献研究中心【中国之美】2026.09）



《哈瓦那故事》水彩，56x76cm

扎实的造型能力，是李天行水彩艺术坚实的根基。面对不同对象，他总能精准捕捉形体结构，人体习作严谨凝练，人物肖像神态生动传神，静物器物的结构、磨损肌理刻画真切自然，没有因水彩灵动的特性而弱化造型根基。但他并不走向照相式的复刻，在写实的基底之上，主动做诗意化的提炼概括，弱化细碎繁琐的细节，着力渲染整体氛围。

观其笔下牧场，大块云朵漫过青草地，群牛悠然觅食，画面舍弃多余杂物，铺陈辽阔松弛的乡野诗意；盛放的格桑花，借水色晕化出花叶摇曳的呼吸感。他善于把控整体色调，或沉静冷调，或明媚鲜活，依托色彩情绪烘托画面意境。写实赋予作品可信的质感，诗意赋予作品灵魂，二者相辅相成，形成他独有的绘画面貌。

文/羅鴻雲（原载 创荣时代美学文献研究中心【中国之美】2026.09）



《牡丹赋之紫》水彩，56x76cm

回望李天行的静物与风景作品，乡土旧物与自然原野占据重要位置，画家善于从寻常旧物、乡野风光中挖掘艺术美感。那台褪色老旧的蓝色农机，锈蚀的车轮，搭配木桶里热烈盛放的鲜花，沧桑工业旧物与蓬勃繁花形成耐人寻味的对比，旧时光的沉淀与生命的鲜活在此相遇。画家不去刻意美化对象，坦然表现铁器锈蚀、器物磨损的岁月痕迹，记录时代留下的印记。

草原牧场一作，寥寥把握牛羊群像的动态，辽阔云天铺展，青草遍地，传递出旷野安宁自在的生命气息。他走向生活现场，从真实的风物之中汲取灵感，作品饱含写生带来的鲜活气息。不追逐宏大叙事，专注平凡事物本身，于旧物、原野、草木之间，留住烟火人间的岁月回响，让观者看见平凡事物蕴藏的动人力量。

文/臧在東（原载 创荣时代美学文献研究中心【中国之美】2026.09）



《你拍一，我拍一》水彩，56x76c

人物创作是李天行水彩创作当中十分亮眼的板块，他的人物画兼顾形体功力与情感温度，善于捕捉人最真实自然的精神状态。有严谨沉静的人体习作，依托蓝调氛围烘托人体结构的力量感；有戴着虎头帽的稚童，眉眼天真烂漫，传统民间虎头帽的民俗符号，赋予画面浓浓的东方温情；还有少数民族人物，双人拍手互动，神态鲜活，服饰纹样细致考究，将民族生活的淳朴瞬间定格纸面。

他也尝试拼贴式的综合表达，将不同时空的人物、建筑形象重组，展现多元的人文图景。在塑造人物之时，不止描摹外貌五官，更着力捕捉情绪，孩童的欢喜、普通人的安然，都流露于眉眼姿态。画家以共情的目光观察世间众生，把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收纳进画面，让水彩人物跳出技法演示，拥有直击人心的人文温度。

文/顧枕山（原载 创荣时代美学文献研究中心【中国之美】2026.09）

天下為公

李天行/溫哥華（加華筆會會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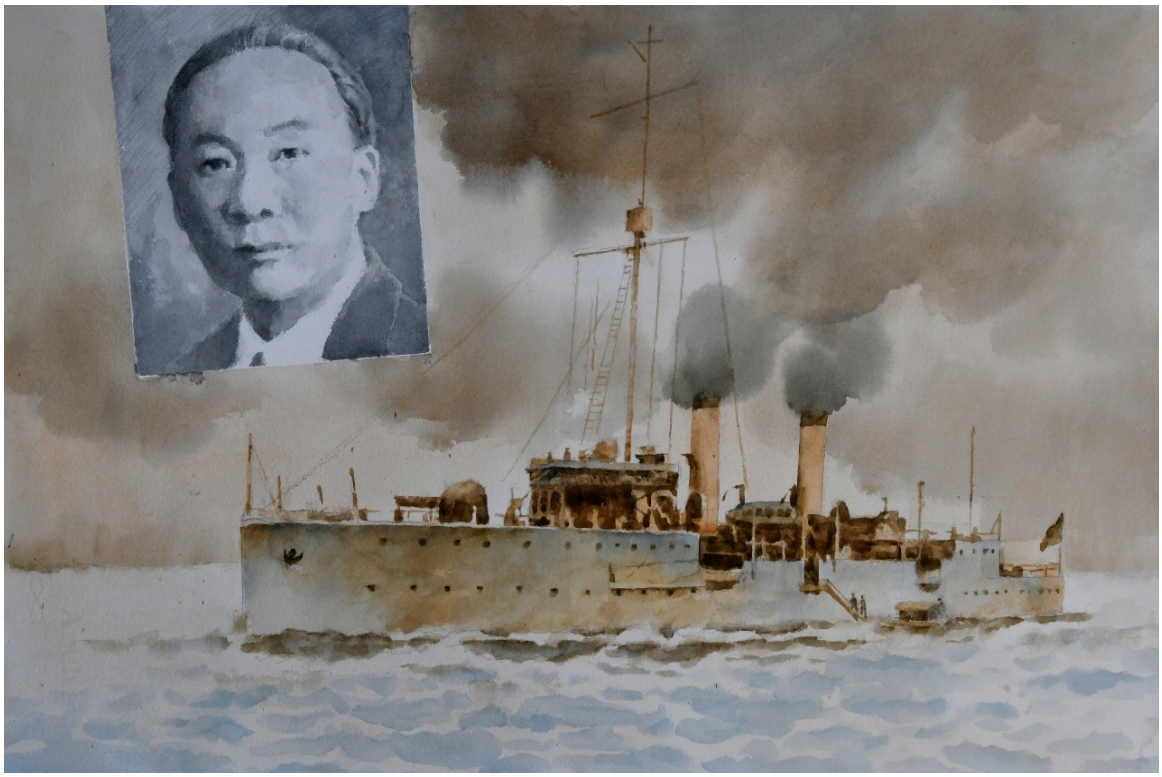
李天行作品：83.《天下为公》 水彩，14x21”

7 月的一天，笔会副会长杨柳发来一份邀请函，约我参加温哥华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 160 周年的书画展。

我一片愕然，出国四十多年，从来没有过这种命题创作的机会。真有点拿着试卷被考题难住的彷徨。

当时也是忙，正在为搬家作准备。心想，如果我是国画家，随便弄一张梅花应付，梅花是国花，表现孙中山先生的风骨也可以。手头也有一张水彩红梅，只是尺寸大了，舍不得裁切。反正还有时间，把事情忘掉了。

十天前，张士方给我电话，他正在写一副书法对联参展。不满意，打算放弃了，发给我看，我觉得可以，赞许他。然后我灵机一动，就用孙文题字“天下为公”作背景配上先生的像不也可以吗？然后放上南京中山陵和中山纪念堂的不同照片衬托，不至交白卷。



李天行作品：84《**救护有功**》**水彩**，15x22”

画好《天下为公》后，林海要我多画一张画，表现 1922 年 6 月一个历史事件。当时广东军阀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时任永丰舰大副的熊耿事前得到风声，火速救出孙中山先生并接到舰上。因为护卫有功，后来熊耿被升为舰长。永丰舰在中山先生逝世后改名中山舰。

没有更多的细节，也没有历史资料。我把画面设计在暴风雨前的江面上，一条艇仔，在风浪中靠着永丰舰，熊耿护着孙先生踏上舷梯的瞬间。
熊耿的头像，斜贴在发黄的画面上，试图营造历史感。

競技逐夢

程樹人/溫哥華 （加華筆會會員）







程樹人作品：《競技逐夢》

竞技逐梦，
　　奥林匹克响起了起跑令。
超越自我，
　　人类飞出过往，不断前进。

－－－1990 年 4 月选送北京参加全国第二届体育美展迎接亚运会

榴瑞圖

劉德/溫哥華 （加華筆會會員）





劉德作品：《榴瑞圖》

七絕・榴瑞圖
文/聽雪齋主

虬枝老幹映秋光，萬點丹珠綴錦裳。
任是西風催歲晚，瓠房蘊玉滿華堂。

落叶尽随溪雨去

陸鶴山/溫哥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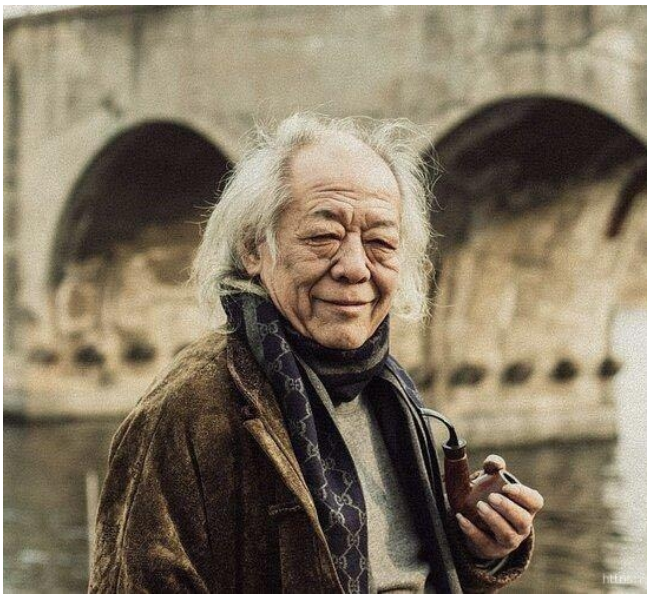




陸鶴山作品：《落叶尽随溪雨去》

山深秋老榴半吐

李冰奇/山東




山深秋已老

滿筐豐碩果

吳榮添/溫哥華





童心圆

鄭亞兒/浙江





鄭亞兒作品：《童心圓》中国画
55cm*55cm

这幅是人物小品，以环形构图绘并肩少年，融科技、童趣、艺术意象，展现新时代少年蓬勃向上的力量与同心筑梦的朝气。

蕉园靖安

何小月/浙江





六鶴和鳴

田青/山東





田青作品：《六鶴和鳴》